

陳強華詩集

化裝舞會



陳強華詩集

化裝舞會



陳強華，祖籍廣東惠州，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現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四年級，曾任政治大學長廊詩社社長、詩刊主編。作品收錄於「天狼星詩選」。  
。出版有詩集「煙雨月」（一九九七年）。

獻給爸媽  
及  
關愛我的人



# 一位詩人的成長

李 弦

國內新詩發展的過程中，有一支是從僑居地回國的詩人；他們大多回國完成學業，並且繼續發展其文學興趣，辦詩刊、出詩集，熱烈形成其青年時期的文學活動；而其創作成果也逐漸寫入中國新詩史中。由於他們的特殊身分與創作情境。自然成就一種特有的風格，如以出現在「六十年代詩選」的葉維廉等為第一代，至於今日，凡經數代，早已具備獨樹一幟的傳統。時代推移，風騷各異，每一世代所表現的寫作風格也各有異趣，這些新生代中陳強華是極具代表性的一位，值得詩壇有心之士注意。

陳強華在回國升學前，已在大馬出版了他的處女作「煙雨月」；國內四年持續創作不懈，在畢業前又要結集其寫作成果

，出版第二本詩集「化裝舞會」。從煙雨月到化裝舞會，不僅標幟著強華個人的成長，也具體反映出一位華僑青年在祖國成長的心路歷程。強華早在大馬時期已嶄露其創作的才華，曾獲得天狼星詩社的大馬第二屆現代詩比賽優異獎（一九七八年）；他就讀政大後，初次引起長廊詩友的注目，則因他以「沙之城市」榮獲民國七十年第四屆長廊詩獎的第一名。（註）而這時他只是教育系的大一新生，評賞的長廊創社諸君極為欣賞，黃維君推許為「長廊創作比賽以來最成熟與完整的作品，不論是文字或技巧都運用得相當具功力。」其實，這都是他早已累積了相當豐富的寫詩經驗，始能具有這樣成熟的表現。「沙之城市」在強華的創作生涯中，不僅標示著早期「煙雨月」較為成熟的風格之延續，更預示了其後四年的寫作方向，所以深具里程碑的作用。

「化裝舞會」一書凡分六輯，除第一輯化裝舞會具有序章、書題的意義外，以下大略依據寫作的時間與題材，區為五輯：沙之城市、感覺一二、西瑪戀歌、短歌集及打虎射日等。集

中最早的一首爲完成於一九八〇年一月的「一種山蝶死亡」，最晚的「風雨」寫於一九八四年二月，前後凡歷五年。其間強華實驗了不同的寫作形式，並試圖開拓不同的創作素材，但其關注之所在卻有一脈相通之處。第三輯中題爲「河想」的一首，其第一部寫於一九七七年的大馬；第二部完成於一九八二年的臺北，後記中自承一個人的思想與知識，「是隨著歲月的增長，生活環境的改變和文化背景的沖擊下慢慢形成，慢慢結實。」這裏顯示出在時間的推移之中，由於生活環境、文化背景等外在因素不斷沖擊，讓詩人一再地思索、省察，發現身處於祖國的文化情境中，確有許多值得關懷、反映的事物。因此，「化裝舞會」中的作品正是這些慢慢形成、結實的成果，代表著一位感覺敏銳的華僑青年——當他還在僑居地曾以「赴台深造」爲其心願，一旦身臨其境時，自有種種複雜多端的感受，他以文學的、詩的形式表達了這種心境。這就是「化裝舞會」的深刻意義。

強華以一年輕的心境視照他四周的世界，其複雜的感受具體表現在「禱詞」中；在這首坦率的頌歌裏，他敘述自己的許多「不滿」——不滿任何人、不滿世界、不滿自己，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年齡試圖追求完美，但事實上世界並不完美，因而種種矛盾情境於焉產生：

在嘈雜的環境裏我欲求最寧靜的心態  
在靜謐的氣候裏我欲求最雀躍的心情

在困苦的日子裏我欲求最痛快的哭泣  
在舒適的時期裏我欲求最深沈的回響

在工業的區域裏我欲求最明亮的天空  
在天然的國度裏我欲求最科學的思想

在紛亂的判斷裏我欲求最公正的裁決

### 在一般的推測裏我欲求最平等的交待

置身於現代社會，或更具體地說，置身於一切以現代為鵠的祖國文化情境中，一位滿懷理想色彩的青年，其內心深處正充滿著無數的「欲求」。他熱愛這個世界，但這世界却又有這麼多的不滿，因而讓詩人焦燥地吶喊——「讓我遠離世界的虛妄與頹廢的憂鬱」、「讓我遠離世界的濃濁與油黑的氣層」，只有這樣才能「贖回迷失的自我」「洗清污穢的自我」，他希望能保存「清醒的靈魂」，純白的內心；但也祈禱著：

在那些列強還沒停止鬥爭之時

我們之間的愛與正義像成長的生命和詩……

這就是青年的強華的自我的解剖。

如果以這一近似內心獨白的內省的詩作為進入「化裝舞會」的憑證，就可發現整部詩集正是這種矛盾心境的投射。早在「煙雨月」時期，溫任平先生為序時就已指出一九七九年以後，強華開始以詩對都市文明有所抗議：空氣污染、交通失事等均是；而相反的另一表現對田園生活的嚮往，也具現了都市人

內心的普遍願望。這種寫作方向從大馬的創作情境轉移到臺灣，不但繼續下來，而且更深刻地挖掘下去。其主要原因自然是由於同處在類似的時代環境中，一種開發中國家所面臨的同一處境。溫任平曾勉勵他：要確定自己的時空座標、要建立自己的時空意識，並與道德意識配合；我們願意指出「化裝舞會」中，道德意識與時空意識均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業已成型。

煙雨月出版的四、五年間，強華「道德與時空意識」，由「逐漸成型」至於定型，應該與其思想意識的成長有密切的關係。在臺三十年的教育史上有一極有趣的事，就是頗多成長於僑居地的青年，他們所面臨的是異國的社會文化，以及封閉的華僑社會，而這一社會文化又在時代變遷中錯綜複雜地變化。因而他們想像祖國的文化，遙遠而又古典，這些夢寐中出現的文化情境却在經過香港、進入臺灣之後，成爲一種一時不知如何適應的複雜感受。原來祖國處於東亞的經濟文化圈中，也正努力擺脫落後、古老的處境，向一現代化、世界性的文明發展。就像走出桃園的國際機場，轉入往臺北的高速公路，一切的

一切，都是象徵著現代文明的事物，因而祖國的文化，感覺中也只是整個世界性、共通性的文化中的一環而已。所以從煙雨月到化裝舞會，強華原本還殘存的燈籠街、白煙花，以及爺爺的旱煙斗等中國意象，完全退位，讓給密集的都市、電梯以及割沙石機，這都是現代中國的新意象。

由於僑生的生活環境，在臺期間除了偶然參加救國團或僑委會的參觀活動外，其生活範圍大多局限於大學城。在臺北、在木柵，古老的中國僅是博物館中的古董、或殘餘的農舍，因而中國啊中國，只是微微風中飄來的校園民歌，或書本上跳出的陳腐意象。因而他們面臨的是臺北——一個勉力裝飾自己成爲國際性都市的都會，因而他們面臨的也是都市文明的共同問題——一個現代主義作品中努力表現的現代主題。早期華僑詩人葉維廉先生對此頗有精彩的表現，陳強華與他有一些血緣關係：不是葉氏來臺的時期，正如同他後來的回憶性文字所描繪的，臺北只是一個尚在發展中的小城市；因此葉氏作品中的現代感與臺北還有些距離；而強華來臺，葉氏詩集中的現代主義對於

強華頗有啓發作用，但這種啓發却是配合著八十年代的臺北——一個已發現衆多現代問題的現代都市。我們可以說，強華筆下的現代感，已不完全是得諸現代主義思潮中的「世界性的悲愁」；而是逐漸躋身於開發中國家的臺灣社會所擁有的「工業文明的癌症」。

近年來有識之士既已一再呼籲，臺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要注意及各種工業文明的禍患：諸如環境的污染、生態的破壞，以及現代社會所形成的社會問題。文學家則透過形象化的方式敏銳地表達這些文明之病，現代主義流行時期的現代詩對此極具興趣。強華在一九八〇年前後就深受其影響，表現了相當程度的現代感，「沙之城市」一輯最多這種風格。雖然煙雨月末期——即一九七九年就出現「烏煙後的景」、「黑煙雨」等描述都市文明之作；但化裝舞會中最早的作品，像完成於一九八〇年的「一種山蝶死亡」、「一種預感死亡」、「一種習慣說法」等，無論在意象的運用與主題表達的強烈，都有飛躍性的進步。他逐漸放棄敘述性、散文式的語調，而採取意象直達的方

式——即多直接經由意象的羅列、對比，讓讀者直接參與，而不多作說明。這種手法原就是中國古典詩的專長，而葉維廉闢揚的傳統詩學中也以此純粹經驗為代表，強華四、五年來即是此一路。當然，他在運用時也有適度的調整。

「一種山蝶死亡」將森林與山水的失落作對比：嚶嚶鳥鳴、潺潺流水、羊齒植物、山楂……等一連串的印象群，在「伐木工友們手持電鋸找尋他們的生活」時，情境逆轉，因而出現「山徑瞬轉為奔奔車每人潮的路」。「三棵萎黃的小樹與車站牌吃力地呼吸／而遠處曳引機捲起整個風沙的天」，在類似的對照情境下，強華徐徐展開其後追索的母題：就是自然——科學；自然在文學中本就是一種原型，尤其在現代文學中，自然象徵樸素的、豐盈、非人為的；而科學在表面的物質文明之下，常與造作的、枯瘠的、人為的有所關連。臺灣的現代詩中就有一種渴欲回歸田園的模式，他們以晦澀的意象表達深潛的意識。強華回到臺灣時，這陣現代主義的潮流已漸歇，但他却反而投注其心力追尋這一母題，或許八〇年代的現實較適合他發展其

時代意識吧！

強華表現自然與科學之間的衝突，與七〇年代的現代詩人已有異趣，或許正如「詩人」一詩所述——「詩人在他風起的年代啊，爲我們將晦澀的意象明朗化」、「詩人在他雲湧的年代裏患著我們的悲傷啊，」運用較爲明朗的意象表現我們這一代的普遍的悲傷。正是「化裝舞會」中所要表現的，也是強華對於自己創作所具有的自覺。他所表現的我們的悲傷與願望，幾乎都與現代的都市人有關：

梯口站著一個涕淚滿臉的三歲男孩

天真堅持要哥哥學泥鰍游出

要姊姊學蝴蝶與棉花的雲飄出

要爸爸學草原上的風箏飛出

要媽媽學古廟前的流螢點燈

——一種習慣說法

有人站在舊輪胎和爛車殼間跳土風舞

有人蹲在樓房或天線參差的天台

有人在傳閱關於水稻不孕的話題

有人在仰望天空

三隻黑烏鴉，一種是雲

棲止在工廠的煙囪

——橋

這正是都市人的悲傷，得到工業文明的進步之後，相對的也失去了自然與田園。在強華的筆下：工廠煙囪後的陰影（一種習慣說法）、一輛輛曳引機軋軋駛過（橋）更遠的剝沙石機器轟轟作響／盒形的建築隱藏在塵沙中（鹿柴）等，均以機器意象表現工業文明具有逼迫性、擴張性、破壞性的力量。固然它帶來了建設，但也同時帶來破壞，這正是他在禱詞中所流露的矛盾心境。

由於都市文明的擴張，而在臺北，尤其是木柵，面臨即將被污染的自然與田園，詩人就更易興發一種回歸的願望，第三輯「感覺一二」、與第四輯「西瑪戀歌」就集中處理這種感覺，這是一種細緻的與大自然感受的經驗，在工業文明中常被磨

損殆盡。像「聲息」寫「大地的聲息原是綿綿不斷的」，是一種細緻的聽覺意象；蛙鳴唧唧、枯葉沙沙以及蚯蚓蟲蟲的蠕動。「秋景」則是一種細緻的視覺意象；風舒緩在樹枝間移動／果實纍纍地亮出油光，紅蜻蜓停駐在稻禾上／稻禾割後的金黃殘株中，以及「燦紅的雲霞在山後渲染」，對於生活中殘存的自然的感覺，都市人要重新回歸，保持清醒的靈魂，這是要重新發現、學習的。現代生活中必須堅持最後的這細微的感覺的能力，才能發現即將消逝的美感，他提醒大家：

心是一道彩虹；

肆意地橫越後山。

——雨後

把長久緊絞的精神鎖鍊鬆綁，

我們疲倦後的舒伸；

慢慢開啓心底溫室的落地窗。

——清晨

詩人提出一個極為低調的願望：打開心底的窗，讓心飛越於山

山水水之間，正是現代人回歸田園的模式。現代詩人既不能奢望躬耕南山、采菊東籬，只有希求像彩虹那樣美好而易於消逝的東西而已。

七〇年代的詩人運用戰爭、宗教、死亡等現代主義的主題，作為反抗當時的情境，固然有時反應過度；但其心情與環境則可以體諒，而且也多少反映那一年代的真實。到了八〇年代，詩人一些預言性的景象，却在未經周全設計的政治、經濟政策中逐漸浮現出來。這一代賴以生存的空間已逐漸產生問題，經由傳播工具的提醒，這些暴露而出的災難成為真實，所以八〇年代的詩人應在其作品中反映這些現實。因此，強華詩中所突顯的主題，雖是受了前行代詩人的啓發，但却更親切地結合了新的時代情境。也就是他基於道德意識，以道德關懷為出發點，不再沈溺於個體狹窄的天地，而掌握了時代意識，將現實的反映與批判當作創作的主導。第二、三輯的詩，大多完成於一九八一—一九八三，顯示三年間頗有創作方向的自覺。

一位詩人的成長過程，必需不斷地自我突破，這種自覺性乃反求諸己，而不完全得自外在的批評力量，這是成功的作家的一種本能。尤其像強華這樣深具創作潛能，而又處於自我挑戰、自我突破意願最旺盛的年齡，更需具有這種表現。固然他已掌握了對於都市文明的反映一主題，但使用同一語言形式反覆表達同一主題，終究是一種局限，所以其間他也嘗試突破、超越的諸種方式。

詩集中的二、三輯，固然頗多氣勢盛壯之作，但終究殘存前行代作家的陰影。所以一九八三、四兩年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實驗，他擴大閱讀的範圍，像古典的詩經；也廣泛採取神話素材，像后羿的神話；最值得注意的是運用不同的歌體，表現都市文明，並擴及人生體驗，乃至歷史的沈思，對於不同的素材應該具有自我調整其藝術形式的覺悟，而不應使用同一套語言、調子，而想表現不同的題材。這兩年來，強華嘗試過童話、戀歌、短歌以及敘事詩等形式，是一件勇氣十足的挑戰。詩集

中第四、五、六輯正是其實驗的紀錄。

童話的運用，與兒童詩異趣，乃是嘗試以兒童之眼觀照世界。由於童話式的拙趣，它具有一種卡通式的奇詭的想像力，透過兒童純真的眼睛反能直截地透視成人的世界，尤其是強華夙所關懷的都市文明的問題。從童話式的觀照中，其疑問雖似天真，却反能真實地指陳真實，這就是童話詩的寓意：

鄰居婦人狼狽往臉上撒一把粉

襠裡的乞丐露出半截新鮮的內褲

臃腫的國王撫摸凸現的肚皮

工人用污黑的手掌梳理亂髮

——靈鏡說話

今午爸爸攜帶捕網坐在石上等待，

要小弟弟去尋找自然的生物。

——蚱蜢在草堆裏

將童話世界加以變形、折射，一種荒謬感就油然而生。運用童話對現代社會的批判，為一妙招。強華以這種方式繼續追問現

代社會帶給都市人的是什麼？一種丑角式的形象、以及童稚的失落。

西瑪戀歌一輯，從初稿到定稿約有一年，它與前輯較為稠密的意象、繁複的語勢比較，確具有戀歌的舒緩節奏。但較為軟性的戀歌中，使用懷舊的情緒依然持續其批判現代文明的題旨，換句話說：戀歌之所戀，固以一輕輕呼喚的西瑪為主角；但其愛戀却是牽牽連連著自然、田園以及昔日的回憶，是兩位一體的，請聽戀歌中一種淡淡的悲傷：

自從候鳥遷移枯槁後

它們就不會回來

季候風不會回來，親愛的西瑪

我們的期待與愛也不會回來

像飄零的生命悠悠消逝

這是「感覺」中，雨已經停了，太陽似乎有些疲憊了的感覺。所以當詩人走出都市，爬過崗巒，穿過小灌木，面臨峻偉的峽谷，他自覺已經回歸，縱使只是短暫的回歸，詩人就愉悅吩咐

親愛的西瑪在旁靜候，宣布。「我要在此舉行音樂會」——「音樂會」一首即流露這種近乎空想的場景：

要利用峽谷的迴音

要利用藍空的背景

要利用蛙鳴的和聲

和吹遍群山的風潮

我決定在此舉行音樂會，親愛的西瑪

你將是我惟一的靈犀知音

在時間之流中，尤其這一代從農業社會轉變到工商社會的經驗，親眼看見為工業文明所付出的代價——其中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如歐美、日本，為博取其高度的經濟利益，在較為落後的開發中國家製造了許外工業化、現代化的「必然之惡」，這就是「感覺」中所描述的景象：

深鎖的船塢

只有風群呼呼

禁錮的靈魂魚貫入儲藏的貨倉，

海岸的化學工廠排出濃稠的煙；

詩中的景象出現在大馬，也出現在臺灣，爲了經濟的成長，原本景觀自然的亞洲國家所付出的代價確是大爲可觀。而詩人潛意識中，對於自然的深沈的孺慕之情，其感受尤其深刻。由於自然、田園與人類童年的深相連繫——人的純真與大地的純真結爲一體，因此「隨著季節的遞嬗，隨著歲月的增長」，作者猛然發覺自己「陷入的憂鬱的確很深了」，這時，引起強烈地往記憶之源回溯的退嬰意識。西瑪戀歌中就有兩首——人潮裏紅襯衫的小孩微笑、童年，其中閃現著倒敘式的影片，時空交錯、今昔不分：

人潮裏紅襯衫的小孩微笑，

國民小學的學生愛唱民謠；

鄰居的小孩圍著圈圍歌唱；

貧窮人家的小孩喜歡唱遊；

還有許多小孩也在和聲，

在這裏，或在更遠的地方。

在意識流動中，詩人由眼前的唱歌和微笑，聯想記憶中模糊的一個小孩的影子；在被時間的「流水急急沖刷」之中，彷彿有一個自己倒影其中——啊！「多麼稚氣、純真的一張臉啊！」強華採用戀歌曲調所造成的輕緩節奏，有時自有一種親切、動聽之處；而不必一定要全部處理得那樣闊大、氣壯。

「短歌集」實驗以短章，尤其方整、富建築美的形式處理，像「擁擠」、「下雪」之類。強華一直頗為服膺意象自然傾湧而出的手法，而不遽加說明性文字，按照意象直達的理論，讓圓滿具足的意象湧現，與讀者直接照面，當下自悟。但其手法的運用中，必須注意減縮、簡潔的原則，選擇感官經驗中最突出的意象群，否則必然會因過度跳躍，而聯想中斷，減低美感經驗中瞬間所得的直覺狀態。在美感形成過程中，人與自然最易在觀照中獲得沈思的狀態，對於現代機械文明，顯然就有「隔」的現象。第三輯的「在車站」，急速來往的計程車形成一動感的蒙太奇效果，讓影像在不斷地切割中閃現，閃現，這一手法強華頗喜運用，短歌集的「擁擠」即是；但集中顯然已

不全重在外象，而轉入內象；將「新興的城市」與「年輕的胸懷」，內外映現。練習多掌握自己的生命體驗，早期的煙雨月，基於少年情懷多所披露，其間多集中於表現文明人的普遍經驗，反而減少向自身的生命省視的能力，對於感情纖敏，而適在成長中的青年，生命本身的切身體驗；正是創作的良好素材，短歌集中有些返身自省，像「海洋」寫自己的心事與激情，「磐石」寫外物以映射出個性；「瞳子」寫自己的人世經歷，都能表現出一種年輕的心境。縱使以「蜉蝣」、「蠶蟲」為喻，也想透過外物表達其生命觀照，這是一種悟性作業，具有哲理性，但諸如：

即使生命短暫，能夠蛻變畢竟是好的

——蜉蝣

生命是連續充實、工作

生命是不斷蛻變、奉獻

——蠶蟲

類似的領悟，雖是哲人的常言；但對於自我心志的提昇，尤其

是年輕的生命在趨向成熟的過程，這樣的詩極有耐人咀嚼之處。詩之對人類具有普遍性，哲理性的詩也是其中一種，中國古典詩中，唐詩以景象見長；而宋詩有說理的傾向；現代詩應可嘗試在哲理的啓悟一路嘗試發展，強華至此一階段已逐漸走出自己的風格，而掙脫初抵臺時所呈現的現代主義的影子，對於他自己，這是一件可喜的事。

除了短歌的嘗試外，另一種較長篇幅，具敘事性的嘗試，多收於「打虎射日」中：包括衍譯詩經「柏舟」所成的「還沒有停泊」，與讀「碩鼠」所衍出的「還沒有開口」，是否融鑪得成功是另一回事，能以一個非讀中文的嘗試從古典中吸取營養，我們認為是接續傳統的方式之一。現代詩人能以較自由的方式涵茹於中國古典文字之中，各取所需，融為己用，是拯救現代詩的一種方式，臺灣早期的現代詩出現過太多生硬的造語，既不合乎語義，也不順從語法，故意造成扭曲、拼湊的新詭句法，實與前行代詩人由於時局動盪，與中國傳統未盡能銜接有關。強華多讀中國書籍，而不必完全生存活到西洋文化中零

紀錄了從廢墟中的成長，使用健康而明朗的語言，帶給人一種感動。另一首「風雨」則敘述理想——歷史、文化的理想，也使用類似的架構進行；以第一、四節首句的「我聽見一種偉大的理想在向我們呼喊」，反襯與理想遠離的現實之境，其中充滿著災難意象；鬼雨、淚水以及風暴。全詩在第六節開始出現轉機；高昂的風欲洗刷落葉、激烈的雨欲淨脫塵埃，這是「關懷」的力量。其後第七節「我看見一種偉大的理想要誕生了」與末節的「我預見一種偉大的理想要誕生了」，洋溢著富有生氣的意象：青山、秧苗與新綠的禾稻、金黃的稻穗，這是由於喜悅與歡樂。這首詩以形象化方向表明自己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由於是單純的理想主義者，因此才有「禱詞」中的不協調的願望，這種不協調正是生命成長過程必經的階段，要求完美，但世界並非完美；但雖則不完美，却有一絲絲的亮光，引導著瞻望，就好像廢墟中可以重建，那麼偉大的理想的誕生也是可以預見的。

經歷了四年，隨著季節的遞嬗，隨著歲月的增長，雖然失

去了童年，失去了少年，但却在憂鬱的藍色時期中成長、成熟，這就是生命。從煙雨月的摸索到化裝舞會的蛻變過程，也正是一位年輕詩人的自我成長。近期的作品，強華顯顯的層面擴廣拓深得多，對於歷史文化、對於人生經歷，都能正面地逼視、自省，而不再僅僅執著於一個層面，這種蛻變雖則辛苦，但不這樣，怎能達到像蠶蟲一詩所寫的境界——「如蠶蟲在炎夏吐成一條薄紗，在寒冬吐成一張厚被」。

#### 四

從強華進入政大後，由於指導長廊詩社的緣故，也很早認識他的人與詩：他除了兩度出長「長廊」的社務，在校園推動詩運外，更努力投身於創作。四年來，他的寫作潛能頗能發揮，不僅走出煙雨月的生澀，也大膽跨出前行代詩人的陰影，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他從創作中體驗生活，從生活中體現創作，就像「喜悅」中所說：「我的第一首詩誕生了」，對於任何一位具有潛力的詩人，每一首詩的誕生都是第一首。回到臺灣，

散的文學典故，這是比較可行的。在敘事詩中他運用兩種素材，一爲現實生活中的，一爲古典文學。前者有「廢墟」、「藍色時期」、「風雨」；後者有「打虎」、「射日」。先從作爲標題的打虎射日，運用武松打虎、后羿射日等神話、傳統素材。需注意一重要原則：如只用現代詩形式來複述神話、傳統中的事件，實非其主要意義；因爲這些流傳久遠的故事本身，已是大家所熟聞習知的，因此只要掌握其綱領，就可由其部分而象徵其大體；而且對此一事件需選擇其最精要之處，造成藝術效果。但更重要的是，運用此一素材儘可以給予新的詮釋，或賦予一種新的意義。強華要嘗試這種題材，顯示他已注意及技法上的另一番突破。一般而言，純以意象的趨遣爲主體的詩多以短章取勝，敘述性的長詩自然要調整其語法，多採用敘述性的散文。強華以武松打虎、后羿射日的事件爲中心，展開整個除害情節，借以塑造傳說中的英雄形象。大體平整而，由於仍多以意象語爲主，敘述性仍較少，所以作爲長詩言，氣勢的貫串就較不易一氣呵成。與這些古典素材比較，另一些較近

於現實性的，處理得就較為成功，其中除藍色時期一首外，其他二首都頗具特色：「廢墟」寫一座國小的建立，明朗而富於暗示的語言，將前後貫串成一首可誦可看的詩章。詩中的情境在每一節的首句的轉換中進行。

恆久的等待終於有了一些動靜——(一)

恆久的等待終於有了一些改變——(二)

恆久的等待終於有了一些目標——(五)

恆久的等待終於有了希望——(六)

這些說明性的語句指示了情境的逐漸改變，而情境的轉變又投射在廢墟開拓者的心境上。

悠揚的風琴和頌歌，

在每個人的心裏唱起。——(三)

每個人的心裏建立新秩序——(四)

惟有政治與愛能安撫不安的心靈——(五)

看啊！希望真像牢牢地禁錮於心裏的秘密——(六)

敘事詩必具有一種歷程，在時、空中重建心裏的信念。這首詩

他不但完成了自己的學業，也成長了自己的文學事業，即將回到大馬，這種心情正如首輯化裝舞會所表現的——

帶著遲豫微傷的心情，

帶著眷戀回顧的心情；

我們離開這裏，

一如微弱的炭火黯然滅去。

我們也將歸來，

一如在暗夜中燃燒的火炭。

詩的園地或許也是一場化裝舞會，將離開，因為已結束；要歸來，因為中國人必屬中國。

就在他將離開之際，我們可以贈之以言，對於無限綿長的創作生命也許是一件禮物：首先詩是要表現人類普遍的經驗，但在強調世界性之外，還有一種屬於獨特性的。作為中國人、僑居地上的中國人，應該有一種特別的歷史文化感，這是應該寫出來的。在大馬，它有一些經濟學上的特色，表現在工業文明，也不是單純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景象，而是一個正在力

求開發中的國家。它有些屬於自己的經濟性格，因此詩中不應只是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而要有一種標識——一個開發中國度的「商標」，這種差異性值得區以別之。

至於海外的一個中國人，他們有屬於自己的文化衝突與適應，不僅是燈籠與煙斗，燈籠、煙斗之後，應該有一種奇特的文化意義，這是中國人在時代變遷中的感受。我們覺得加上一些中國風格，而且是海外中國人的風格，會使得作品增加一分個性。

詩却是要像格言，一種形象化的語言，經由人群來傳佈「自由，正義與不滅的愛」，讓人群去歌頌這些歌謠。但這一支歌謠，必須「將晦澀的意象明朗化」，強華在近期已逐漸掌握了一種健康而豐富的中國語言，但詩人勢必尋找出屬於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語言，而不必像鸚鵡的學舌。因此，在未來的歲月中希望他能找出一種語言——屬於自己、更屬於大家，這樣人群才能像傳佈福音一樣，「傳佈詩人的格言」，是為長廊諸詩友的願望。

註：長廊詩獎為長廊詩友所提供，用以獎勵政大傑出的後進詩人，當初創社者陳家帶、黃維君、林我信等均為贊助者。





# 目錄

1	一位詩人的成長——李茲序
36	第一輯：化妝舞會
38	化妝舞會
40	化妝舞會
44	第二輯：沙之城市
46	一種山蝶死亡
48	一種預感死亡
51	一種習慣死亡
53	橋
55	日落
	沙之城市

94	旅程記錄
92	清晨
90	雨後
88	秋景
86	聲息
84	在車站
80	感覺一一
	第三輯·感覺一一
76	詩人
74	司機M的夜晚
71	C丈夫的映像
68	禱詞
66	太陽一直都擺放在天空
64	城市公園所見
62	鹿柴
59	森林碉堡

128  
127  
126  
1  
123  
122  
120  
119  
116  
110  
108  
106  
104  
99

H 歷史聯想	
G 童年	
F 人潮裏紅襯衫的小孩微笑	
E 時間	
D 心裏有一句話	
C 音樂會	
B 感覺	
A 預言	
第四輯：西瑪戀歌	
最後寫的詩	116
童話	110
懷人	108
想念	106
喜悅	104
河想	99

151	藍色時期
148	廢墟
145	一九八三年冬至
143	還沒有開口
141	還沒有停泊
139	還沒有醒來
	第六輯：打虎射日
137	蠶蟲
136	好嫵
135	瞎子
134	下雪
133	盤石
132	海洋
131	擁擠
	第五輯：短歌集

166

162

158

153

風雨

射日

打虎

滾動的靈魂可以震撼天地

傅承得跋

第一輯：化妝舞會



## 化裝舞會

1. 去吧，剝蝕的牆。經過粉漆的面容，時顯出鮮明的色彩；似暗淡的記憶，鍍上彩虹的光亮，像枯老的枝極逢春又抽芽。
2. 去吧，淒酸的淚，經過等待的眼神，將閃出熾熱的笑意。高奮的意志繼續上升，而誰知道等待裏蘊藏多少淚水與憂慮。
3. 去吧，沈默的世界，經過長久的緘默，鼓聲將甦醒大地。沉重的節奏催促脚步向光芒的源頭旋轉。黑暗裏燃燒的炭火劈啦響出聲來。
4. 來呀。尼龍假髮、染鬢角的炭條、超人面具、油彩、口紅、粉盒、眉筆、閃光燈……。從中國的抒情傳統走出，從西洋的搖滾現代跳出。

5. 來呀；讓凌亂的步伐走出齊一的方向，讓蜘蛛蟬螂曝斃於白晝

，讓嘈雜的鬧聲變成和諧的歌曲，這沸沸的汗水，這跳動的  
命；這充滿光與熱的靈魂不息。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三日

## 化裝舞會

如果化裝舞會是仿效真實的世界，  
大家無須再化裝，  
無須戴上盲人的眼鏡；  
臉上的淡漠也一定比平常的濃厚啊。

白雪公主坐在，  
黑色巫婆坐在陽光灑亮的屋簷下。  
愛國者是，  
叛國徒是舉着相同的旗幟和標語。  
搖籃的孩子啃著烤玉米，  
病患的愁慮早已煙消雲散；  
那駝背的老人終於站直腰。

如果化裝舞會是真實的世界，  
大家無須再化裝，  
無須戴上天使的面具；  
臉上的喜悅也一定比平常的濃厚啊。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六日

## 化裝舞會

紛亂的頭緒，  
一如糾纏的滿地電線；  
和收不回的繁華。  
說下顯赫的勳章吧，  
卸下粉飾的面具吧，  
讓赤裸裸的心靈重歸清淨。

冷清的酒杯，  
一如躺在角落的菸蒂；  
和空白的座椅。  
讓清靜的幽魂閒蕩，  
從燈火處飄逝到雲霧裏；

帶著遲豫微傷的心情。

當樂音疲累地藏匿，  
當燈火一一地熄滅；  
當腳步聲逐漸遠去，  
當臉孔除却油彩睡去，  
有人示意離開這裏，  
帶著眷戀回顧的心情。

帶著遲豫微傷的心情，  
帶著眷戀回顧的心情；  
我們離開這裏，  
一如微弱的炭火黯然滅去。  
我們也將歸來，  
一如在暗夜中燃燒的炭火。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七日



第二輯：沙之城市



## 一種山蝶死亡

原來嘍嘍蟲鳴與潺潺流水是徐徐地張開  
許多羊齒植物仰頭咀嚼著陽光  
和黃透雙頰的山楂對立  
原來綠葉裏貯藏著雨水  
綠葉後一集蜘蛛悠然地懸離，山後  
伐木工友們手持電鋸找尋他們的生活  
而你迷失在林中尋找自己的山水  
熟悉每朵山茶緩緩綻放的氣息  
熱愛啄木鳥銀鈴的鳴響

山徑瞬轉為莽莽車海人潮的路  
惟一的選擇，很鄉愁地飛回來

駐足交通燈上眺望

兩個人搗著鼻衝出

停在裝飾堂皇的水族館談論生態問題

一隻野狗隨意舉腿射出一層層煙幕

瘦削的燈柱與五個人張著的口

三棵萎黃的小樹與車站牌吃力地呼吸

而遠處曳引機拖起整個風沙的天……

一把突襲的風輕意從身旁掠過

一座玻璃飛窗閃出圍著沙巾的臉

你凜然抖一抖翅翼

用力一，冲

却陷進無底的煙淵裏

一九八〇一月九日

## 一種預感死亡

腐爛的傷口，繼續蔓延啊  
成群蒼蠅在飛舞

你們本能地揮汗擦槍玩子彈的遊戲

市面上風傳的流言

散播各個角落後沉澱下來

一切隨時可能發生的玩笑都僵住

所有隨時可能迸裂的傷口都淌血……

血的濃度，城嶺中泥濘的路

路旁寂寥的教堂，神父修女們打盹

斷一隻臂的木雕耶穌

「卜」形立着期盼來自遠方的福音——

今日的坦克輾過昨日的縱縱橫橫

孩子在夢中啃着以前

香香脆脆的飢餓

彈壳飛落的響聲如狂風驟雨

滋潤乾旱龜裂的土地

一枝枝枯竭的手委屈舉起，在鐵疾黎那廂

昇起缺邊的月

一叢叢烽火在半夜三更盛開

盡是映紅另半邊天

而所有不成林的樹伸長頭顱仰望

白鴿與戰鬪機要飛翔的天空

潰爛的傷口繼續擴大啊

成群蒼蠅在喧嘩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 一種習慣說法

一對男女從工廠煙囪後的陰影走進來

他們呼吸冰結的氣溫

僵硬的臉龐如凝固的水面

找不出絲毫忙碌後的倦怠

或許纏綿做愛後的微笑

沒有激烈罵架後的憤慨

沒有遭遇革命變故的激情

他們不說一句話

甚至連某些苦痛也不敢哼一聲

偶爾冷凜地顫抖

眼睛

連最起碼的樹木或草青都看不清楚

梯口站著一個涕淚滿臉的三歲男孩

天真堅持要哥哥學泥鯉游出

要姊姊學蝴蝶與棉花的雲飄出

要爸爸學草原上的風箏飛出

要媽媽學古廟前的流螢點燈

（孩子的哭鬧與電梯的上升是無關連的問題

例如天冷與冰櫃構造的關係

例如煥發小樹的成長與塑膠花製作的關係

例如木葉蝶與電動玩具的關係

他們委實不便說什麼

大家都漸習慣這麼一種說法）

有人群再從工廠煙囪後的陰影湧進電梯裏

很少人走得出來  
至少這個時刻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 橋

左方的路牌指向森林瀑布  
蔚藍的視野，清晨的陽光  
有人花整個漫長的春日耕鋤

種植花苗

等至花朵爭放的聲音

驚起河岸旁的白鷺鷥

白鷺鷥一株株的，蘆葦一叢叢的

影子總是幌盪不定

在一陣陣微風起後

右方黎明的曙光

觸及坦闊公路的胸膛

觸及一捆捆堆放在地上褐色的鐵柱

有人站在舊輪胎和爛車殼間跳土風舞

有人蹲在棧房或天線參差的天台

有人在傳閱關於水稻不孕的話題

有人在仰望天空

三隻黑鳥鴉，一種是雲

棲止在工廠的煙囪

這裏的魚浮於油污的水質裏翻起白肚

兩粒突出的眼珠睜看夕陽

夕陽照在戴笠的農夫

農夫赤足走在橋上

而所謂的橋啊，

一輛輛曳引機軋軋駛過

拖走的是一座森林一個村落……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

## 日落

曾把尼羅河的上游染成殷紅

曾把黃河的水照成稠黃

春天的日落被攔置在天線的枝椏上

最後透射進大廈裏——

我揭發自己只是龐大箱子裏的一丁點

衝擊不出回聲來

我看見自己如插立在圓圓地球上的一株稻秧

微風吹過，就搖動整個生命

當然夏天當然秋天當然冬天

當然昨天也有此種正常現象

我逐漸被逼得試圖走出自己的內體

慢慢升起，像汽球飛向天空的懷抱

然後爆裂自己

當然每回都在人壽保險推銷員的

口沫橫飛前沉思此種重大問題

當然每回人壽保險推銷員展露的笑容

如被釘在十字架上耶穌的苦難

增加我無窮的安全感。

一九八一年三月廿四日

# 沙之城市

比方說你毫不知道

告示牌，交通燈，斑馬線

擁擠的車輛，車輛上的人

街邊的燈柱，燈柱上的海報

海報上的七彩與文字

各自都交談着自己的語言

攜帶著自己的笑容

擁抱著自己的天空

街上蠕蠕前行的人

有些已經沉沒了

或者露出半截身體

還繼續嘩笑嘔吐甚至懷孕

他們蒼白着臉讀鈔票的皺紋

且盡量讓皺紋反印到自己的臉額上

不時議論一些似是而非的話題——

比方說十字架釘着赤裸的身體

比方說石油股票的升降心情

比方說割耳的潮汐沖擊廣場的黃昏

比方說一隻螃蟹被海水淹死的事件

很多女人塗粉漆的臉蛋

和霓虹燈排列成的嘩亂

很多男人貪婪得似乎在吮吸甚麼

比方說你毫不知道

一架飛機，一隻白蜻蜓

穿過發炎的雲

而後白鴿被烤焦成炭，他們不說甚麼  
太陽微弱的光熱

散播到公園裏冬眠的蝴蝶，他們不說什麼  
公園小河的浮魚屍，上游的工廠林立  
整個春天的朝氣，他們不說甚麼

比方說你毫不知道  
城市裏空氣一粒一粒的流  
你伸出的手握著

比方說是滿手的沙，塵埋的司馬遷與孔子  
如果需要一點長遠的

比方說豐茂獨特的文化，延續的傳統

比方說有一把熟悉的鄉土，母親的乳香

比方說不是一撮可放在衣袋裏  
不時拿出來炫耀的

不是可移動的，移動得多

它會無聲無息地減少

比方說至今你已明瞭一切  
再說下去也是多餘的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一再修

附記：「沙之城市」是香港詩人也斯的一篇散文。我讀後記下  
自己的感觸。

# 森林碉堡

我曾尋找

童話般抵達碉堡

才知道森林，不安的飛鳥

似遙不可觸及的

只在黑夜中發出微光的星星

從一卷褪色的地圖上質詢

從許多卷泛白的地圖上查訪

尋找他的聲音，有誰知道

雪融化的氣息

花綻放的喜悅

岩石舞蹈的節奏

或竟是麋鹿汲水的快樂

有多少人在乎他的聲音，有誰知道

我不知道，只是焦慮

和惶恐地尋訪，他們不知道

他們經營生活

他們搭上往工業區的巴士

而我期望在路途中為花草蝴蝶寫詩

而我看見一排排的電桿上

一群群的候鳥啁啾，他們也不知道

我仍在苦苦尋找

深信有一座消失的碉堡

一張存在的版圖

於綠林間高高矗立

而紅磚砌成的路旁

勤奮的百姓種植木棉鳳凰木……

他們藉着星光

在小亂石堆尋覓一種發光的石子

且聆聽秋蟬知了知了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七日

興蒙



# 鹿柴

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  
復照青苔上。

——王維

沉黑的煙霧  
蠕動的人潮  
街道那頭響起重複的釘樁聲  
它厚重的迴響

使得密集的都市逐步淪為一座陷落的鋼條欄柵

更遠的剗沙石機器轟轟作響

小窗門前凝望，小窗前凝望，口與草平。

盒型的建築物隱藏在塵沙中

而左鄰的男人在陽台上

修理繁複的天線

夕陽從天線的枝椏抖落

迴光又映照在對面的窗鏡上

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

入夜，  
國人，  
新心中，  
我，  
全，

## 城市公園酒具

## 城市公園所見

在洶湧人群的熙攘中，  
我握不著妻的手；  
傳達心中最深處的溫暖。

國人散佈四周，  
八方的國人迎面走來；  
散步、看報、溜狗、跳土風舞

（請不要踐踏草坪，謝謝合作）

在洶湧人群的熙攘中，

我看不見兒的身影；  
聽不到他的嚎哭聲。

小孩們佔據狹小的滑梯口與草坪，

建立自己的王國；

破椅、古亭、紙堆、爛果皮。

(完滿以圓滿，人人負責)

在洶湧人群的熙攘中，

我甚至聽不見雀鳥的吱吱

聞不到花香的縈繞。

園丁努力清潔節慶後堆積的垃圾

我們的國人都有強烈的道德；

更知道怎樣去愛護自己的家園。

(保護公園美觀，人人負責)

太陽一直照到十月七日  
天空

# 太陽一直都擺放在天空

太陽一直都擺放在天空

地球永遠努力地運轉

一批旅人剛從日出的源頭走出來

一批礦工正待出發往深遠的黑洞

農婦把夢高懸在煥發的玉米樹上

然後牧放鵝鴨入湖澤

田裏發光的稻穗在風中搖曳

麻雀們從這一頭又飛到那一頭

太陽一直都擺放在天空

地球永遠努力地運轉

舞女把疲憊的睫毛和門窗關上  
然後躺在羽毛和香氣四溢的夢境裏

男同性戀者一直在熙攘的車站徘徊  
等待落日在高聳的大廈後消失  
等待穿黑衣的碩壯男人走過  
然後擁抱一個虛無的黑夜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七日

這不是一個詩人，這是一首詩

## 禱詞

我不滿任何人，就像我不滿自己一樣。  
在嘈雜的環境裏我欲求最寧靜的心態。  
在靜謐的氣候裏我欲求最雀躍的性情。  
我所愛的靈魂啊，  
我所歌頌的靈魂啊，  
給我力量，支持我  
讓我遠離世界的虛妄與頹廢的憂鬱。  
我渴於贖回迷失的自我，  
並給予自己內心保留一點驕傲。

我不滿任何人，就像我不滿意自己一樣。  
在困苦的日子裏我欲求最痛快的哭泣。

在舒適的時期裏我欲求最深沉的回想。

我所愛的上帝啊，

我所歌頌的主啊，

賜給我創造偉大詩句的榮耀。

讓我能對自己證明：

在那些卑賤的人全酣睡未醒之時，

我仍保存清醒的靈魂。

我不滿世界，就像許多人不滿世界一樣。

在工業的區域裏我欲求最明亮的天空。

在天然的國度裏我欲求最科學的思想。

我所愛的靈魂啊，

我所歌頌的靈魂啊，

給我全新的靈魂，支持我吧

讓我遠離世界的濃濁與油黑的氣層。

我渴於洗清污穢的自我，

並給予自己內心保留全部的純白。

我不滿世界，就像許多人不滿世界一樣。

在紛亂的判斷裏我欲求最公正的裁決。

在一般的推測裏我欲求最平等的交待。

我所愛的上帝啊，

我所歌頌的主啊，

賜給我不滅的真理與愛，

讓我對群眾宣佈：

在那些列強還沒停止鬥爭之時，

我們之間的爱與正義像成長的生命和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

# C丈夫的映像

丈夫的映像  
C丈夫的映像

之後C丈夫再懶得翻一個身

再懶得說一句話

或者做一個手勢

C丈夫用右手

把半張清晨凌亂的臉孔塞進浴室的鏡

梳頭髮時只看見頭髮

擦鼻子時只看見鼻子

和着左手

把另半張黃昏的臉孔

以及掛在高樓天線上支離的雲片

從辦公室的鏡裏拉出來

任晚霞似敵人般迅速霸佔剩餘的鏡面

○ C丈夫用一根一根的菸來燃燒

以把身攤在安樂椅中溫習經理吩咐的作業

○ 以電子計算機測量微弱的心跳

○ 請客聽几案上

插着的是不顯眼的白菊花，咳嗽藥

和剛背誦過的晚報經濟版

○ 照半盞漸黃的燈光

○ 妻在睡房嘔叨冷氣機的度量

在梳粧鏡前解開胸部的一粒鈕扣

○ 用心揣摩菊花在夜晚剝落一瓣瓣的清香

○ 且讓烏黑的髮撥散在粉紅色的床被上

○ 無意間

○ C丈夫發現自己完整的臉孔

○ 竟是蠢動的映像

而又漸漸停止轉為黯淡……

自天淵變為陰影，陰影變為黑暗，黑暗變為死寂。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一日重修

謝辭不家自留學海關於秋節前上

南山寺一／抗子雲

人民津大印成益八

將△審貝木長湖湖一舞一舞宛兩舞人？

將△審貝木長湖湖一舞一舞宛兩舞人？

將△審貝木長湖湖一舞一舞宛兩舞人？

將△審貝木長湖湖一舞一舞宛兩舞人？

同謝M的對謝

## 司機M的夜晚

你乙看見水裏格游魚對挨着對？

你乙看見你頭上格楊柳頭並着頭？

你乙看見你水裏格影子孤零零？

你乙看見水浪圈圈一幌一幌成兩個人？

人力車夫的對話（

擬山歌）／劉半農

電線桿不定的倒影在濕淋淋的漑青上

一條筆直的路向著碼頭的方向

白天那傢伙匆匆把盒張的光芒收起

露出幾顆忍不住的星星

全然赤膊的漁夫關了電視

此刻摟著妻子睡去

（這是第幾個夜晚了？）

司機M對著不能安靜的海發呆

彷彿那浪潮是一啼笑的女子

司機M靠著臨海的樹木

那挺直的軀幹聳立亂漑漑的雲層

如果輕風搖一搖

那黢黑的天空便要濺白了

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日

荷人

# 詩人

詩人在他風起的年代啊，  
爲我們將晦澀的意象明朗化；

利用潮汐的文字，  
引導風向的思想，

他寫作的地點固定在世間的沙岸和海洋。

詩人赤足走在我們燙熱的瀝青啊，

他背負的帳篷裝滿異域的風沙；

他忙碌啊，花草、飛蛾與他通訊，

忙碌收集多眼睛稜角的松子；

他的額頭發熱，等待有井水味的午後沏茶。

詩人在他雲湧的年代裏患著我們的悲傷啊，

淚水掉落在破漏的屋脊；

陽光灑落在潮濕的黑巷，

他看見那些在樓閣裏看雲的人；

打開窗子，闔上鐵門。

詩人把馬停駐在斑鳩群居的樹下啊，

用母親的聲音催醒安逸中睡去的靈魂；

光明的心靈能洞察樹叢後的詭術，

我們永遠安心寓居在遼闊的春天；

那遠方的寒冬啊，將利用白色的火炬作一次偷襲。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詩人聽到上帝的嘆息啊，

規律的心跳和著人群的呼吸相接合，

人群中傳佈詩人的格言：自由與愛；

自由，正義與不滅的愛。

自人群中歌頌這支歌謠啊，  
詩人似葉子夢寐在黎明的露水；

與我們同在。各人請聽這支歌謠，  
詩人讚頌土雷的氣息。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那鼓式的節奏參陣，那陣眼白點點火環繞一火輪轉。

我們水雷安心寓居在雲霧的洞天；

我們的心靈隨歌聲飛舞在雲霧的洞天；

我們眼睛的語言游過天空中無天白雲底；

詩人眼淚的語言游過天空無天白雲底。

詩人眼淚的語言游過天空無天白雲底。

詩人眼淚的語言游過天空無天白雲底。

詩人眼淚的語言游過天空無天白雲底。

詩人眼淚的語言游過天空無天白雲底。

詩人眼淚的語言游過天空無天白雲底。

詩人眼淚的語言游過天空無天白雲底。

靜景奔瀉 遠處 蘇草間 滿紙

密若 幽白 幽白 幽白 幽白

遠處 墨 墨 墨 墨 墨 墨 墨 墨

蘇草 向 野 和 雲 廣 闊

湖 中 一 棹 一 帆

日 間 入 畫

橫 湖 幽 林

誰 能 說 不 盡 意

蘇 草 幽 林 幽 白 幽 白 幽 白 幽 白

觀 費



# 第二輯：感覺一一一

第二輯：想覺——

感覺——

之一：

窮困的老鼠緊跟從黑色的地窖跳出  
那濕漉漉的陽光瀉下  
酣睡的林木抖醒過來

打開久掩的窗和白天對談  
園中一排一排簇簇的結響  
確是向晚時凌亂鴿群的起落  
或說是那開不盡的菊叢的光焰  
浴後的白鴿把水珠搖落  
確是在庭院的花草間結露

枝極自微微波動的呼息中伸展  
似金黃的稻穗掛在朝陽上

田裏的稻穗在風中湧動  
阡陌上的小樹忍不住輕輕跳躍  
斷斷續續一陣陣的呼號  
隱隱約約一股股的暗流  
自遠遠的高山後  
自長長的大河水  
自闊闊的風層裏  
一路顛動著

似乎無數的手指舒放  
撫摸著大地全身青色的神經與血管

公國與早逝的客人  
之二

檸檬果轉黃並且墜落  
時候烏焦燥地向南疾飛

四周潮濕的霧氣漸漸圍蝕  
牆壁上死灰和墨黑的顏彩

沉睡的屋脊未醒

公園裏早醒的老人

或在水池邊踱著

或在椅上看早報

——致陳世英

自開窗始見潮濕

有一種緩緩移動的脚步聲忽而響起

有一種流暢的暖流喧囂著傾瀉下來

老人紛紛站起來脫下厚舊的毛衣

重新坐下

感覺有一種介於嫩黃與翠綠的情調

極其安靜的

又隱約蠢動的意象

在花草間浮現



## 在車站

- 紅色救火車急速從我的眼瞳閃出  
緊跟著一輛窗口擺滿頭顱的巴士  
一列掛著花圈裝滿淚水的車隊搖擺過  
一隻擴音器的卡車張大喉嚨喊：  
「天國近了，信主得救……」  
一輛整理市容的垃圾車駛過  
一輛黑色的計程車按著汽笛駛過  
一輛淺棕色的計程車飛過  
一輛灰色的計程車飛過  
一輛深綠的計程車飛過  
一輛淺黃的計程車飛過  
一輛淺黃的計程車飛過

一輛淺黃的計程車飛過

二輛淺黃……

三輛簇新白得發光的轎車緩緩向我的眼瞳駛過來

謝謝這隻手……

當月為知來和……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七日

總師夫在空中……

不刺刺喜雷，雲黑雨中外來……

脚踏脚踏音次……

國民齊排脚踏脚踏……

宜燃……

志德林……

當白……

覺息

## 聲息

當白鷺鷥疲於長遠的飛翔，  
在樹林停歇；  
在池塘邊，  
就另有蛙鳴囁囁傳來。  
囁囁的聲音充滿夏夜的喜悅，  
不停的喜悅，從黑暗中飛來的蚊蟲，  
就消失在空中。

當秋風吹來時，  
枯槁的葉子沙沙掉下來，  
掉在泥沼；  
在落葉堆下，  
……  
……

——謝靈運《山居賦》

就另有蚯蚓蠢蠢的蠕鑽，  
蠢動的春天；從土中迸出一片綠葉，  
風吹奏綠油油的稻田。

嬰兒大聲地啼哭，

露珠般的眼淚在風中滑落。

風中的雨水輕輕灑下，

雨水飄灑在碧藍的湖面；

白鷺紛紛驚起，

啊，大地的聲息，

大地的聲息原是綿綿不斷的。

煙景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二日

# 秋景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二日

石榴樹站在山丘上，  
風舒緩在樹枝間移動；  
果實纍纍地亮出油光，  
最後的雀鳥吱吱叫；  
從遠去的田野穿樹而來。

紅蜻蜓停駐在稻禾上，  
稻禾割後的金黃殘株中；  
鐵犁分挖出黝黑的條紋，  
灰褐的蚯蚓從泥鬆裏鑽出；  
呼吸清醇的濕氣。

蟋蟀打草叢埋伏跳出，  
追逐掉入山谷的太陽；  
燦紅的雲霞在山後渲染，  
石榴樹彷彿稀疏的芥菜，  
在生命的田畦中寂然生長。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二日

翠綠留著綠色的秘密，  
碧苔垂掛綠色的謎，  
門甲淡著綠色的光，  
門溪深著綠色的幽。

## 雨夜

## 雨後

門庭嚴密地關鎖，  
門叩亮著鬱鬱的光澤；  
綠苔在圍牆漫延，  
屋簷留著黏濕的蝠迹；  
窗櫺後攀緣的藤蔓似乎還在仰望。

攀緣的藤蔓似乎還在仰望，  
在風雨停歇之後；  
從遠處傳來悠揚的鐘鳴，  
彷彿有人剛從夢中甦醒；  
咳嗽，輕輕跨出潮濕的故居。

輕輕跨出潮濕的故居，

鐵門霍然開啓；

鴿群從草地上躍然飛起，

心是一道彩虹；

肆意地橫越後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雷景

## 清晨

把長久緊絞的精神鎖鍊鬆綁，  
我們疲倦後的舒伸；  
慢慢開啓心底溫室的落地窗，  
哎，一切都顯得陌生，  
一切又顯得熟悉。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六日

一切都顯得陌生，  
誰爲我們清理陽台？  
換上簇新的盆栽。  
誰爲我們拭亮窗格？  
換上透明的玻璃。

清風卷出陽台白雲，

吾輩與黨黨的草草與我的一世林林

一切又顯得熟悉，

陽台的盆栽靜靜地萌芽；

霧氣在窗格默默地綴滿，

當風群在我們的血脈裏流竄；

陽光剛好蒸發夢幻枝葉上的露水。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四日

其中曾說一些說天有由如如轉黃

四四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四日

這這書對想想不來如想想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流轉流轉

## 旅程記錄

不可辨識的經緯度交會的焦點上  
滋長著我耿耿不息的思想

四周是一片深沉的蔚藍

其中包括一些對於詩的設想尋覓  
及一些些愛情的流盼、孤獨

直至星斗嵯峨浮現

終於在潮浪和礁岩激盪澎湃中

我開始奮鬥命運的旅程，傳達訊息  
計劃做一系列偉大的事

### 記錄 I

在這坦蕩蕩的草原升起一柱柱的煙

像極我激烈而孤瘦的情緒；詭譎的風雲

別的部族疾馬奔過，一整大隊的

我吃力撥開馬蹄的紛亂嘈雜

並告訴他們我不是一個常人

他們却留下森然的訕笑，一波一波地襲來

奇訊驚愕，向白日裏日子

正像以往的每次

我來到陌生的部落，孑然一身

黑夜裏必會燒起一堆煙訊

而最寂寞的，莫過於此刻惦記著某個人

在這裏露宿，我總還是自己的酋長

有權命令自己不要思想與愛情，永恆的北斗可作證

然後選擇凌晨時刻沿著黎明的星光

向東北方向，

在懸醒的向日葵下張望

却似乎又看到自己正漸漸走至思念深處的仙人掌叢裏

## 記錄II 拜謁自己五洲廟或至思念病榻前的人幸甚矣

彷彿又回到古老的埃及

萬人的集聚，是毫無關連的祭神儀式

相對於信仰的土地，河流與石頭

相對於法老王龐大的形象和雕塑

相對於天神遺留下這片曠極的沙漠

相對於太陽神暴虐的笑容

我似乎被放逐到冰冷的海洋深處

彷彿又回到古老的埃及

在尼羅河畔，向自己擲石子

以圖擊散流逝的倒影與流雲

然後再埋入流水中濯洗

彷彿感到溶解的自己，寂寞的靈魂

無聲無息地流向，輕輕呼喚

兩岸灌溉禾田的庶民

### 記錄Ⅲ

灌木叢後的荒原

存著矚然站立惡魔似的仙人柱

焦黃帶綠的血液暴塞各筋脈

醜陋的手掌舒伸著

鬼魅地要攫捉怔忡的我

四周的死亡在窺覷

多刺的嘲諷，碑石般的森然

風的鐮刀在割割小丘陵

而我的旅程正遠

砂丘間煥熱的幽靈在烈日下埋伏

進行一次又一次的突襲

不斷的高溫和夾雜著飛沙的恫嚇

不斷的我的水份急速的乾涸

不斷的我埋頭看地圖、喝水

想遼闊的天地間

懸崖臨絕天欲開  
終會出現水井、棕櫚、甜棗的

不滿的對面水也飛到山頂

不悔也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重修

無言一光又一光的笑臉

母且問熱熱的幽靈在烈日下閃爍

而終由道騎五靈

風的鹹口舌舔過小五湖

冬日的幽暗，轉下山的森然

四因的玉之空寂地

庚想獻要變到計中的好

滿眼的年華潑掛著

黑黃帶雜的幽怨無邊香韻甜

吞著膠熱故立惡謝過的山人井

斷木豈封的荒原

5  
信  
III

# 河想

小荷的式向

關春友萬聲到來  
夏天自歸天始為賦  
詩餘者世世有餘

每次，每次回首

總有一條河

所到無所不有

潺潺在你額際流下

從高山流下

日日皆在

一種孤獨的自傲，一次豪情

流過你半壁煥發的臉

（呵，河）

恒自流動，恒自伸展

你苦苦探望，風向

十二月的季候風

吹你一樹散髮，敲你一河水紋

有河潺潺在你額際淌下  
河水嬉  
淨淨淺灘溺死一隻老泥鰍

是，河流，流河後

在古老的下游

有丘自你額際湧起

湧起

是一條河

掩蓋你另半壁日蝕的臉

日蝕的臉

(唉，河河河河河河)

2  
詩名：詩名回首

夏天自曠沃的盆地開始浮動的時候

他們從不同的方向

順著支流滾滾來

沿著堅固的田壩

彷彿銀白的鵝群輕輕游過

黃澄澄的稻穗是豐收的意象

他們悠悠地竄游，歡愉地為漁牧的鷺鷥濯足  
為草魚擦換鱗片，為菖草煥發青綠的光

沿著城市的邊緣

霓虹燈倒掛在他們的腦次

——一串串璀璨的珠子項鍊輾動……

在夜黑的水泥叢林裏，建築物樹立

他們悠悠地穿游，發光

夏天使海鳥型風向流轉的時候

他們從不同的方向

滾滾而來，滾滾而來匯集成一種龐大的氣象

潮流而上

看見幾千年美好的土壤，斷裂，淪陷

火焰的紅霞籠罩他們的心底

因為水深而嗚咽起來

而學生的兄弟，在廢墟的碎瓦堆裏孤立

兩岸猿聲啼不盡

他們始終是不停歇的

他們終將化為雄壯的千萬匹馬

循著一條康莊大道馳騁，向白日盪洗後昇起的源頭

在青銅色的天空下

呼吸最甜美的空氣

當春天自島嶼隱約浮現的時候

他們從不同的方向，順著支流

浪浪來

他們始終是不停歇的  
他們是流向浩瀚的海洋

在曲折的流向中建立一種秩序  
在乾旱的氣候裏結成一顆鹽

太陽高掛在偏遠的天空

一九八二年七月廿五日·台北

謝子言

後記：我相信人的思想與知識，是隨著歲月的增長，生活環境的改變和文化背景的沖擊下慢慢形成，慢慢結實。

第一首「河想」寫成於一九七七年的大馬。（那年我大一還不開始瘋狂地寫詩，也為年尾的考試而擔憂），第二首「河想」完成於一九八二年台北炎熱的夏日午後

喜游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人世間有多少變遷？而自己又改變多少？



一個晴朗早晨我醒來

太陽高掛在蔚藍的天空

陽台上的盆花微開著淺紫色的小花

薔薇也漸漸甦醒過來

搖落綠葉上的露珠

今天早晨我醒來

太陽高掛在蔚藍的天空

我輕輕翻閱塵封的詩集

然後在微黃的紙上寫下這一句：

我的第一首詩誕生了

思念

娃丁

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

# 想念

致丁

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

我盤坐的房間角落

飄落淺紫色的花瓣

一瓶寧靜的水潭

一大叢的黑蘆葦

周圍灑思念的沼澤

白得發亮的她在低矮的蘆葦旁掠過

我花整個下午噓出一線孤瘦的煙魂

像固執的蜘蛛吐絲結網

蜘蛛從散落的書籍與信札堆中爬出

何時才能攀登上冰冷的木吉他

何時才能爬上前面高高的窗

擺在前面高高的窗

無視於南風搖醒垂首的珠簾

珠簾幌動著空懸的腦袋

看著一排列車轟轟輾過

一九八二年十月廿六日

一九八二年十月廿六日

一九八二年十月廿六日

一九八二年十月廿六日

一九八二年十月廿六日

對人

# 懷人

我傾聽你送我的向日葵  
插在可口可樂瓶裏  
將在風中發出甚麼聲音？

我存藏你手抄的詩集

未乾的墨跡歷歷在目

翻開一頁藍色海洋的繪圖

詩人曰：「重回時，也無風雨也無晴。」

紅蜻蜓飛過的午後

你仍沈默如瓶

自從看不到彼此熟悉的臉孔

寂寞的遠向微煙

即使在相遇擦肩閃過

我們都不愛思想與顧忌

偶爾寫幾句來延伸綿綿不息的性情

但那已是罕為人知的象形文字

和一把被小貓戲耍的絨線團般的心緒

去夏的河水已靜謐

逝水無聲只映一九八二年十月廿八日

小橋靜靜客居向對岸

借酒醉共幽與胡笳

今早更帶去風韻

卜風華奇風韻裏

童話

# 童話

## 1 風箏在風層裏

今早風箏在風層裏

沿著斜長的堤防奔躍

小弟弟順著風向把手中線放出

把身影拉長把肩拉寬

去夏的河水已經乾涸

魚兒曾經在沙礫中跳動

石塊暴露出像太陽一樣的鋒芒

防風林裏的樹葉跟著掉下來

樹葉掉下來思戀與隱忍

風急速地在林間穿梭

玩捉迷藏的遊戲

我同以魯傑的門聯大油罐邊

今早小弟把風箏放在風層

把冰冷的可口可樂瓶拋進河床

然後回家吃柿子 (在街口……)

再到院子探看石榴 (在……)

今年的柿子和石榴總是那麼紅漲啊

棉人的甜酸酸草 (……)

工人們西歷一九八二年十月廿四日

蘇聯的國王與白蘭地

蘇聯的白蘭地出半條褲頭

蘇聯的人那兒有幾十歲一張嘴

蘇聯的香院

蘇聯的香院

## 2 靈鏡說話

我的確看到

鄰居婦人狠狠往臉上撒一把粉

襠褌的乞丐露出半截新鮮的內褲

臃腫的國王撫摸凸現的肚皮

工人用污黑的手掌梳理亂髮

詩人的短鬚如綠草欣欣生長

女郎把眉頭放得很寬很長

甚至綁著的鸚鵡都喜歡哼小調

或說一些些男人的粗口……

……

哈哈，我看到了……

我可以看到他們龐大的軀體

一顆朱紅的心臟

（羅漢道）

不停運送火山燄般的血液

哈哈，我更看到

愛恨是這樣滋長、煥發、延續的……

白白的小芝和粉粉

蕩漾風尖雲山嶽

湖泊綠草

小孫孫懸掛髮辮的木梳和

陣，愛鑽新健的木梳和

贈送農絲的舞袖與世香

小孫孫引登鐘星主書

收淨古草紙裏

一九八二年十月廿八日

◎ 映融芳草對裏

### 3 蚱蜢在草堆裏

蚱蜢在草堆裏，

小弟弟花整個早上注視，

觀察碧綠的夜眼閃出青色的光芒。

啊，多像轉動的水晶珠

小弟弟想把發燙的水晶珠，

種在斜坡，

讓微風吹習山坡上開滿的小芒球

白白的小芒球飛呀飄起來，

蚱蜢縮起後腿跳呀跳起來，

小弟弟追呀追得汗流浹背。

然後靠在樹下睡著了，

夢却被飛過的烏鴉驚醒。

今午爸爸携帶捕網坐在石上等待，  
要小弟弟去尋找自然的生物。

沉重的脚步聲，

嚇得蚱蜢惶張地跳出草堆，  
和著太陽撲通地掉到山的另一邊。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四日

莊不侯對戀，悲戀不歸。

奔山中，萬髮無情隨風而舞。

冬天奔山益莫荒神。

暮色蒼黃與土同來。

最對寫幽情

## 最後寫的詩

暮色從河堤上回來，  
冬天在山盆裏游轉，  
在山中，沉浸於潮濕的露氣裏，  
我不免惶惑，那聲音說：

「隨著季節的嬗遞，

時間的河床逐漸深遠，

——

而歷史和責任的負荷是何其，是何其沉重啊！」

我不免惶惑，

那聲音沒有走開，並沒有離開呢，

我不免思索，

下定決心要寫成十首完整的詩篇，

# 集四輯：西燕戀煙

描繪前行者的臉容；

暗淡的星座以及超越欄柵外的花草。

此刻我看見前面隱藏的風景，

一些瀕消失的樹影。

後面響起零落的脚步，我的心裏聽到，

我的心裏可以知道：

在天黑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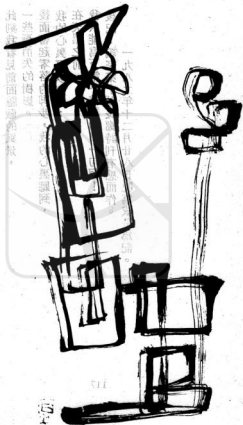
我只能寫下第一首詩的第一句啊！

後記：編完第十號長廊詩刊有感而作。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廿八日晚寫成是爲記。

# 第四輯：西瑪戀歌

游樂隨言卷四絕句  
謝列西星烈月及法法蘭西詩草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廿八日

大湖邊平林綠樹連。

## A 預言

西門的鐘聲敲醒了：

西瑪，這的確可能的：

澄明的陽光輕輕洒下，

我們終於抵達一座簇新的城市廣場；

夾在大群中聆聽噴水池散發的鈴聲，

山上的教堂緩緩流出一首首頌讚的歌；

教師引領學生進入博物館，

老鼠和蟑螂標本擺在陳列室展覽。

有人在草地上朗誦詩人早年留下的詩句：

「烏鴉給枯樹開著一身黑花。」

鐘聲出鐘聲了。

西瑪，這的確可能的：

涼爽的微風柔柔拂過，

大門都敞開，遊藝一場，然而雨將公園；

我們終於抵達一座熱帶雨林公園；  
看著拾級而上的新娘笑得好開心啊，

小草擺身了，  
鮮花也綻放了。

誰人的歌聲那麼甜美啊？  
年青人排隊購票，  
新建立的歌劇院正上演著喜劇呢。

山土酋酋堂與這天出一首首民族曲，  
親愛的西瑪，  
我們的感覺知道：

雖然處在熱帶地帶，  
雨已經比較靜了，  
太陽似乎有些疲憊了。

親愛的西瑪，  
我們的感覺知道：

深鎖的船塢，由吳爾。

只有風群呼呼，由吳爾。

禁錮的靈魂魚貫入儲藏的貨倉，

海岸的化學工廠排出濃稠的煙；

自從候鳥遷移枯槁後，

它們就不會回來；

季候風不會回來，親愛的西瑪，

我們的期待與愛也不會回來，

像飄零的生命悠悠消逝。

空做小斷本。

像飄零的生命悠悠消逝，

親愛的西瑪，空做小斷本。

我們的感覺知道：

雨已經比較靜了，

太陽也似乎有些疲憊了。

人滿山遍野音樂熱潮了。

## C 音樂會

共四首音樂會

從都市蜿蜒經過綠油油的水田，  
爬過崗巒，向悠悠稻浪，

穿過小灌木，

就是峻偉的峽谷。

好容易眼睜睜愛上不曾回來，

我將在此舉行音樂會，親愛的西瑪，

你在旁靜候。

自然神鳥獸聲掛壁上，

要利用峽谷的迴音，為我的歌；

要利用藍空的背景；為我的音；

要利用蛙鳴的和聲，

和吹遍群山的風潮。

我決定在此舉行音樂會，親愛的西瑪，  
你將是我惟一的靈犀知音。

## D 心裏有一句話

心裏有一句話，  
一直沒有說出來，西瑪  
那是一株抽芽的種籽，  
在泥層冒出的三張新葉。

心裏有一句話，  
像臥藏在深處的洞穴，西瑪  
那是一隻斑斕的雄虎，  
在夏日午後疲倦地睡去。

心裏有一句話，亂翻天。

溫柔似流水，西瑪啊。

流水在轉折處發出簌簌的聲音，  
在下游潛伏的冷峭不敢移動。

我們會說出心裏的那句話，

像我們最終會回到原地，

春陽煦煦，流水潺潺

西瑪，看啊

有魚飛躍，

雁排穿雲。

詩  
回  
篇

將深長好義一語道出既苦。

其美至五其華百有樂會，歸雲西瑪。

西瑪

## E 時間

夜深涼如冷顫的水滴，  
我們把木床擺在天井，  
爲了證實時間的流動，西瑪  
我們企盼地，渴望地躺着。

天沒有下雨啊，那會是誰輕敲屋瓦？

我們徹誦剛寫成的詩句，

再把燈光一盞一盞地熄滅，

去拒絕四周圍攆過來的黑暗。

可是，在黝暗中又傳來水漏，

它很快把我們吵醒。

西瑪，我很怕再睡去，  
倘若睡去能無視關於一切，  
那流動的，逝去的，  
會是從屋瓦的隙縫滴瀝下來的時間嗎？

## F 人潮裏紅襯衫的小孩微笑

人潮裏紅襯衫的小孩微笑，  
國民小學的學生愛唱民謠；  
鄰居的小孩圍著圈圈歡唱，  
貧窮人家的小孩喜歡唱遊，  
還有許多小孩也在和聲，  
在這裏，或在更遠的地方。

西瑪啊，

別說小孩只會唱歌和微笑。

我們也曾是一個小孩，

只是如今一切事物都已變樣，

不同於小孩眼中所見的模樣。

隨着季節的遞嬗，

隨着歲月的增長，

我們陷入的憂鬱的確很深了。

## G 童年

我們沿着記憶的支流，

又回到上游。

啊，西瑪，那時刻

那時刻我真的喊不出聲來；

我靜默一如石岩，

讓流水急急冲刷。

那時候對我始終不出現來；

那時刻我俯瞰自己的倒影，

一如日昇般浮現。

多麼稚氣、純真的一張臉啊！

我不敢相信，

西瑪，我真的不敢相信，

那竟是童年的我。

那門漢人的髮辮漸漸鬆開了。

## 日歷史聯想

西瑪，西瑪，西瑪，

西瑪喲，那一定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男子，

頭髮飛揚，智慧發亮，

腦兒宛如一顆閃耀的恆星；

絕好的詩篇歌頌他，

翕美。

我多麼想見他啊，  
和他談宗教的激狂，  
和他聊文學的熱誠；  
和他論美學的型態，  
和他訴家國的關愛。

西瑪啊，文藝復興似乎過去了。

夜也逐漸深沉了。

把柄裝本的歷史關上。

把窗帘拉上，

我看見廣場仍擠滿黑暗時期遺留的黑死病患。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一日初稿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定稿

第五輯：短歌集



一八八四至二〇一六日出版

# 擁擠

像新興的城市啊，  
房子重疊著房子，  
彩燈交橫著彩燈，  
人影踐踏著人影。  
像我年輕的胸懷，  
憤怒重疊著憤怒，  
憂鬱交橫著憂鬱，  
快樂湧現著快樂。

詩集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 海洋

冰天雪地裏，  
大雪封山。

寶藍的箱子藏滿珊瑚的心事，  
心事鬱鬱如海潮起落；  
沖刷我礁石的靈魂。啊，我的激情  
原是波動的海洋掩埋一切迂腐。  
聒噪的峭壁飛出邪惡的蝙蝠，  
岬角嶙嶙；亂石轟轟，  
這亂世的不平。啊，我的熱情  
恨不得驚起浪濤洗淨全部污穢。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三日

# 磐石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

磊磊群石堆中，  
歲月在你豐厚形體雕成曲折的紋路；  
磨蝕的個性剛毅木納而非順從。  
富於情欲而蘊藏着智慧的裸體啊，  
承負在頭頂的是沉重鬱黑的苔痕樹影；  
以及飄浮的白雲，風來雨去，  
翻移的身軀可以壓死蚊蚋；  
滾動的靈魂可以震撼天地。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

# 下雪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

憤懣的沉澱像下降的雪，  
有必要落向蔥蘭的紅塵。  
下降的雪啊，你要清醒，  
清醒地埋沒窮苦的眼淚；  
像庭院沉睡的那片枯葉。  
你要激昂，下降的雪啊，  
激昂地奮發飽滿的意志；  
像椽簷亮麗的那排屋瓦。

雪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

## 瞎子

即使擁有一雙雪亮的眼睛，  
有誰有勇氣說出真實的話？  
即使擁有一雙犀利的眼睛，  
仍然無視於敵人的險惡及人世的紛亂。  
我自覺彷彿是一個瞎子，  
走在沒人看得見的地方；  
熱切地欲道出事實真象，  
而這黑暗以外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

## 蜉蝣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一日

勢要忍受着卑微，  
勢要忍受着腥污，  
勢要忍受着飢餓，  
勢要忍受着寒酷。  
一旦長成要振翅高飛，  
飛離陋巷陰溝。  
麻衣如雪，在燈火輝煌的夢裏飛翔。  
羽翼發光，在洶湧澎湃的愛裏穿梭。  
即使生命短暫，能夠蛻變畢竟是好的。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一日

# 第六輯：詩歌集

## 蠶蟲

吞食桑葉，吐絲作繭。

關閉自己，

然後再舒伸成神。

我終於領悟到：

生存是連續充實、工作

生命是不斷蛻變、奉獻

一如蠶蟲在炎夏吐成一條薄紗，

在寒冬吐成一張厚被。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一日

第六輯：打虎射日



## 還沒有醒來

睡在深黑的夜裏，  
疲憊的眼睛畏懼閉上，  
耿耿不寐；我只是害怕變成一面糊鏡，  
一面包容美醜的糊鏡。

心之憂矣，害怕驚動酣睡的世界。  
我怕我真的會失去  
一如一個盲聾者，無視於騷動中的美醜。

醒在深黑的夜裏，  
想到他們把你當石頭搬動，  
當草席隨意收捲。用虛偽謀害你的正義。  
用憤懣填補你的激情。用迂腐、無知

磨損你年輕的棱角。  
他們甚至煽動你，讓你自己縱容自己，  
讓你自己毀滅自己。

睡在深黑的夜裏，  
蠟燭是你留給我唯一的鑑照，  
燃燒；流出熱痛的淚水，  
孤獨地照亮暗黑的角落。  
醒在深黑的夜裏，寫下幾行無力的詩句；  
整個宇宙的黑暗還沒有醒來，  
還沒有醒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蠟燭醒來

## 還沒有停泊

汎彼柏舟，  
幾千年來的柏舟還沒有停止漂泊。  
我們還在航行着，  
爲了尋找富裕的遠景，  
即使浪濤洶湧，  
我們的骨肉仍然相互緊擁在一起。  
如有離憂，  
懷着巨大的傷痛離開眷戀的土地。  
我們還在航行着，  
曾經是春天的夜鶯；  
而今要爲遷移的候鳥，



## 還沒有開口

讀罷魏風「碩鼠」。  
我離開狹窄的公寓，  
去尋找問題的源頭。

經過戲院購票的長隊伍，  
我看到一個青年插隊；  
隊伍中沒有人開口。

我又繼續回到做幾小時公家

經過擁擠的百貨公司，  
我看到店員出售膾炙，  
顧客中沒有人開口。

盛極而衰的出類。

經過泥濘的田畦，  
我看到農夫鞭打老牛，  
老牛垂頭沒有開口。

我又幽傷地回到狹小的公寓，  
重翻魏風「碩鼠」，似乎看到發亮的答案，  
答案啊答案，你還沒開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三日

靈芝首開口

謝家驊的南風集

## 一九八三年冬至

冬天似乎躡足而到，  
一切都顯得靜悄悄的。  
迷途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遠方的爸爸已經歸家；  
平心氣和地坐下吃湯圓。

一切都顯得靜悄悄的，  
枯葉一片一片凋零。

那些沉睡的孩子還沒有甦醒，  
那些失散的兄弟還沒有歸家；  
那些渴望的湯圓還沒有煮熟。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枯葉一片一片凋零，

凜冽的冷風迅速盤據整塊盆地。

貧瘠的孩子圍攏過來，

體弱的媽媽燉肉進補；

要健康要站得起來。

凜冽的冷風迅速盤據整塊盆地，

陰霾的天空還沒有明朗。

平心幸福的孩子圍在圓桌旁寒暄，

女人臨睡時有人發現說：冬天到了，

然後把窗關起。

——

陰霾的天空還沒有明朗，

漫漫黑暗裏看不清風景。

勇敢的孩子挺起胸膛，

把緊鎖的窗戶打開；

讓人感覺那是期待的心跳。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二日

張佛蘭女士  
畢業證書的無言  
牽起榮耀的牽引  
風雨中的驚駭人  
權升越國表商獎  
對入的夢香越氣

蘇韻

## 廢墟

恆久的等待終於有了一些動靜，  
斷柱殘垣逐漸夷平了。

風雨中的權樓人家，  
牽着蒙養的家畜；  
離棄瘟疫的禍害，  
逐漸消失了。

這久廢的瘡痍荒疏了。

校車載來一批批學生，  
年幼的學童帶來一座國民小學。  
看啊，巍巍的國民小學建立起來。  
朗朗讀書聲像一首祥和的歌，

一如節慶的歌樂悅耳。武人西平一月廿一日

恆久的等待終於有了一些改變，  
睿智的神父緩緩步來，  
華路藍縷以啓山林，  
看啊，莊嚴的教堂矗立起來。  
悠揚的風琴和頌歌，  
在每個人的心裏唱起。

每個人的心裏建立新秩序，  
簇新的教室整齊地排列，  
騰揚的鐘聲悠然地傳來，  
像盤一座陡峭的山頭，  
越過去就是濱海花園；  
心裏無妨先看到春雨後的枝葉茂密。

恆久的等待終於有了一些目標，  
人世紛芸，顧盼行走，  
惟有政治與愛能安撫不安的心靈。  
國民堅守捍衛疆土，  
敵人逃逸吧，  
因為愛將歸位熱愛的胸膛。  
廢墟是個永別的名字啊，  
當暮色再度降臨，  
這塊土地終於亮起矚目的燈火，  
璀璨的光芒驅走惡夜的詭譎。  
恆久的等待終於有了希望，  
看啊，希望真像牢牢地禁錮於心裏的秘密。

——賦滿地可壟樂詩社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一日

## 藍色時期

那藏青色皮靴的清癯男子，  
徐徐步向蝗蟲、旱災儘已消失的田野。

豪邁地想像親近

一個蕃茄一樣地垂着矚目的姑娘，  
廿六日

豐厚的嘴唇傾訴一則淒迷，

一段段、一滴滴隨着感情起伏。

那藏青色風衣的清癯男子，

徘徊在戴望舒彷徨的兩巷。

急迫地盼望逢着，

一個丁香一樣地結着愁怨的姑娘。

惆悵的眼神像攀樹的藤蔓，

一圈圈、一枝枝隨着陽光纏緣。

那藏青色的清癯男子拿着杜甫詩選，  
將要涉河遠去。

憂鬱領他臨河鑑照，  
過去瘦削的幻影顯得多麼脆弱啊，  
被飄浮過來的爛果實擊散，  
一塊塊、一片片隨着時間流走。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六日

## 藍色糊膜



熱血噴在雜草叢裏，  
骨骸留在亂石堆旁。

哀傷的母親啊，熱燙的血淚，  
盼不回一個活蹦蹦的生命。

暴戾的大蟲隱藏在寧靜的山岡上，  
死亡在橫行着民心啊……  
死亡的苦難與恐懼，  
像這暗夜一樣隱密而又深沉呀。

## 2

雷電閃出踉蹌踉蹌的行者，  
手提哨棒，一棒刺穿這黑夜的心，  
心掛正義與公理。

死亡啊，你變成一隻吊睛白額大虫跳出來，  
驚懼迅速湧進每一方關着的窗牖，

却嚇不倒頂天托雲、立地成樹的軀幹。

微溫的苦酒湧上胸膛，

讓一隻手把胸膛的焦熱袒開。

死亡啊，要你翻白吊睛，血濺白額。

要你血口裏吐出年輕的丈夫，

嘔還奮發的兒子

在那惡魘魅的山岡上，

一個堅強的聲音，如哨吶的吹響，

回響整個低沉的山地。

死亡啊，你倒斃於此，

變成千萬人踐踏的土地。

轟隆轟隆，這八方奔騰，

血汗淋漓終於把你擊倒，

在亂樹背撲地跳出後就無從逃遶。

死亡的逃逸與消失，

像這黎明一樣清欣而又亮麗呀。

在習慣恐懼與憂鬱的民心，

從此有了一座爲自己矗立的塑像；

踉蹌的身影，

酒醒的意志，崇高的正義，

像一柱不懼暴戾的黑暗，

在暗夜裏散放光芒的燈塔。

筆直的哨棒，

勇敢的體魄，憤懣的公理，

像一塊欲騰的黎明市集，

在紛亂裏有了公理。

十發大砲，一瞬間擊沉該艦。

死亡的逃逸與消失，

像這黎明一樣清欣而又亮麗呀。

蘇聯海軍的又為日海軍，

擊下該艦的時也。一九八四年一月廿七日

蘇其軍艦將蘇俄海軍一則全歸前蘇國

十週年紀念，一戰艦出前之記。

蘇俄軍對第一艘蘇艦，放幾發香煙。

那棟輪船擊沉蘇艦山這出擊。

蘇俄的太陽將向海面吞下空向火出口。

# 櫻日

# 射日

1

毒辣的太陽群佔據着天空的火山口，  
噴射的溶漿淹蓋過山垣田籬，  
熾熱地覆沒一切渴望、焦裂的唇嘴。

十隻太陽，一如窮困的乞丐，

瘋狂地施捨饑荒於每一柱空洞的煙囪，

停下遲豫的脚步吧，八四半一民廿十日

聽聽母親的哭泣已嘶啞，

看看羞辱的泉井與土地。

張白強為慈與薛共。

十隻太陽，一如囂張的蝗蟲，

肆意地亂竄災害於每一畝乾枯的稻田，

停下荒張的脚步吧，

聽聽農民的嘆息已孤寂，

看看龜裂的榆樹與夢澤。

善良的人民在枯骨堆裏等候奇蹟，

無能抗拒死亡的迫近，

痛苦地曝曬一切奄奄一息的生靈。

奄奄一息的生靈終於出現奇蹟，

一個漢子，一個磊落的名字，

他是后羿，天下第一神箭手。

從悲痛的呻吟裏站立起來，

正直地拉起憤怒的箭矢，

對着燃燒的箭靶，

一隻箭一隻箭地射擊；  
邪毒的精靈無從逃逸。

九隻太陽，一如受驚的火鳥，  
撲撲翅膀在天空中消逝，  
墜落的是紛亂的金黃羽毛。  
颯颯的箭響迴盪在甦醒的記憶裏，  
這光明大地的淚水蒸發如正午的露珠，  
鳥獸草木從大地上歡呼起來，  
雲霞開始建築其燦爛的橋樑。

### 3

這光明的大地似乎逐漸暗下來，  
天空此刻彷彿一座傾圮的城邦，  
宗廟相繼無煙火，路燈熄滅，  
螢蟲湧現，在黑壓壓的岩石後騷動；

很多的貓頭鷹棲息在睡夢的枝椏。

這光明的大地似乎逐漸暗下來，  
一九八四年的新春，我奮起  
在時間的河邊沉思，  
在歷史的海洋泅游，期待  
另一個自己如后羿……

如后羿般從悲痛的呻吟裏站立起來，  
正直地拉起漲滿的箭矢，  
對着衆生灼痛的淚眼裏的火鳥；  
或是暗沉裏棲息的貓頭鷹，  
一隻箭一隻箭地射擊，  
邪毒的精靈無從逃逸。

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

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

## 風雨

寒風冷冽。

我聽見一種偉大的理想在向我呼喊，  
透過歷史的河道；  
穿越思想的高山，  
滴滴刺穿顫抖的陰影。

這裏腐敗的系統，荒亂的樹影，  
在陰森的暗夜搖曳，啊，那多像  
我們苦難的年代下着鬼雨。  
我聽見落花的嘆息，沉沉地嘆息  
却祇能紛紛在這裏死去。

這裏很多不滿，  
如夢似幻的對峙。

形成高昂的風欲撕開朽木的圍牆。

這裏太多的憤懣，

化成激烈的雨欲覆蓋龜裂的土地。

我聽見一種偉大的理想在向我呼喊，

透過幽怨的淚水，

穿越霉爛的果實，

滾滾閃出狹窄的記憶。

這裏動盪的航行、飄搖的小舟

在淤淺的河床擱置，啊，那多像

我們苦難的年代颳着風暴。

我聽見浪濤的驚呼，掀天的驚呼

重重地沖刷苔蘚的岸。

這裏沉重的愛恨，  
海苔菜的刺痛。

形成高昂的風欲洗刷落葉的陳腐。  
這裏執意的關懷，  
化成激烈的雨欲淨脫塵埃的堆積。

我看見一種偉大的理想要誕生了，  
透過蒼鬱的青山；  
穿越細嫩的秧苗，  
急急煥發翠綠的田畝。

這裏新綠的禾稻，金黃的稻穗，  
在光明的白晝閃爍。啊，那多像  
我們豐盛的年代下着驟雨。  
我聽見故人的叩門。輕輕地叩門  
却宏亮地傳遍每個蓬壁。

這裏很多的喜悅，

高而的香不會自開一瓣。這代世邊四輪香不會說言我後。

形成高昂的風欲唱出快樂頌。什麼？對奇懶快活者來。我這將這裏太多的歡樂，

化成激烈的雨欲跳起華爾滋。那在不會美意感。其詞論蓋因傷

之不詞。初因原共與我為讀。香在大道出之。想說便出一花

我預見一種偉大的理想要誕生了，這海都。學費與測測因空

而至終發現我只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其因南是佳各。到

深情地想像一位坦蕩蕩的君子，這世這代這與的動節。正是

在悲壯的風雨中仆倒、竭力站起。一代路許又歸離。而世這一代

從黎明走來，搖醒我的睡夢說：這思此道，而果升朝賦聖靈而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大夢言大之肉我與我擁擁。有文人本即

新機圖書社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六日

新機圖書社

# 跋

## 滾動的靈魂可以震撼天地

傅承得

·前言·

對於現代詩，社會大眾有太多的責難與嗤詆。許多人不明瞭：爲什麼幾世紀前的唐詩宋詞可以讀懂，而現代詩却晦澀如天書？當然，把罪過歸咎於任何一方都有失偏頗。而身爲一位詩人，該如何去面对有心的讀者？這是十分重要的難題。主張詩應有自己獨特的生命，以及主張詩該大衆化的兩派論者，經常各持一端以爭辯不休。隨着各人的個性、學養與所處的時空之不同，詩的道路便分歧崎嶇。有者大而化之，以爲提出「詩的良心」便可迎刃而解，殊不知詩不等於道德，其所涵蓋的範圍原比後者更廣泛。詩的晦澀與否和作者的道德意識風馬牛不相及。那麼，詩的正確方向是什麼？沒有絕對的答案。詩路深廣的作者不會自囿一隅，努力推敲的讀者不會輕言好惡。

201

陳強華的「化裝舞會」是繼「煙雨月」後的新作，分爲六輯，選詩五十八首。綜觀全書，不難看出作者四年來的思路與對詩不斷的探討。溫任本先生序「煙雨月」一文（「道德意識與時空意識」）中表達了他對強華的期許。而留台深造四年，強華的確深深的鞭策自己，追求更上層樓。「化裝舞會」是他這一段歲月的心血結晶，對一個生活貧困但愛詩却又如此執著的朋友，我們忍不住要高聲喝采。對強華的認識，一大半是透過他的作品，膽敢提筆試論，不只因爲交情，更重要的是我們對詩都有憧憬與理想。詩不是口號，要瞭解作者的情感與主張，終需回到作品本身去尋找。（續稿）

（附錄）

• 蕭子樺刺穿這黑夜的心 •

五十八首詩陸續完成於八十年一月與八十四年二月之間。這段時期，作者正留台深造，對知識的探求、人生的摸索與思想的蛻變，無疑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們不禁想問：從「煙雨月」到「化裝舞會」，這四年來陳強華進步多少？且看作



前後是人生思想的蛻變，對一個敏感的詩人，時間永遠是他關注的題材。十七、八歲所感受到的如箭光陰難免附帶一份浪漫的色彩，但二十二、三歲重新正視時間的流逝，便有了深沈且嚴肅的意義。對生命如此，對人世種種亦然。

在新詩集中，作者對現實人生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不斷的勞力省察，有時甚至顯露出內心痛苦的掙扎。現實與理想畢竟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而身為現代人，無法不受二者的沖擊而產生矛盾與混淆。文明與自然的衝突更令詩人懷疑和迷惘。此類題材在「化裝舞會」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第二輯「沙之城市」收詩十四首，主要的內容便是探討或批判文明現實的扭曲現象。「一種山蝶死亡」寫文明侵略自然，而「橋」中象徵物質文明的橋只是「一輛輛曳引機軋軋駛過／拖走的是一座森林一個村落……」。對於一個城市人，日夜圍繞着他的冰冷死寂的商業大樓或工廠，生命被機械化的規律所禁錮。因此，「有人群再從工廠煙囪後的陰影湧進電梯裏／很少人走得出來／至少這個時刻」，他們「連最起碼的樹木或草青都看不清楚」。

連小孩最基本的想像力或感覺都點滴無存。這就是「一種習慣  
說法」詩中所透露的悲哀；麻木不仁的工商業文明！所以作者  
真實的記錄下他的感想與疑惑：「森林倒塌」。

森林

才知道森林，不安的飛鳥

對幽靜的森林，因我，「亦

文民

似遙不可觸及的

只在黑夜中發出微光的星星

兼。

從一卷褪色的地圖上質詢

從許多卷泛白的地圖上查訪

跟林

尋找他的聲音，有誰知道

一對平常大雪融化的氣息

一對平常大雪融化的氣息

花綻放的喜悅

岩石舞踊的節奏

代音

或竟是麋鹿汲水的快樂

有多少人在乎他的聲音，有誰知道（節錄）

此外，「沙之城市」、「鹿柴」、「城市公園所見」、「C丈

夫之映像」與「司機M的夜晚」等都是諷評文明的力作，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或寫

工商社會的污穢不堪，或寫文明秩序的假象，或寫現代人性格的支離破碎與孤絕感，莫不深沈哀痛。此外，文明也使戰爭升級，「一種預感死亡」中的「潰爛的傷口繼續擴大啊／成群蒼蠅在喧嘩」，所代表的正是我們所處的世界。

在接受現實種種困擾的同時，作者也對自己不斷的省察。儘管外界是如此的醜惡與令人不安，細讀強華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他的樂觀和對生命的熱忱。在「化裝舞會」全書中，沒有一首真正「低調」的作品，在表現人生黑暗面的詩當中，如「還沒有醒來」、「還沒有開口」等篇，往往有一線光明在陰霾四佈裏若隱若現，如前者的：「蠟燭是你留給我唯一的鑑照，／燃燒；流出熱痛的淚水，／孤獨地照亮黑暗的角落。」後者則有「重翻魏風『碩鼠』，似乎看到發亮的答案」之語。其實，作者在第一輯「化裝舞會」之中便已完全表露他的人生觀：

來呀；讓凌亂的步伐走出齊一的方向，讓蜘蛛蟬鳴響  
繁於白晝，讓嘈雜的鬧聲變成和諧的歌曲，這沸沸的

汗水，這跳動的生命；這充滿光與熱的靈魂不息。（節錄）

於是，我們看到「聲息」一詩所蘊涵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喜悅」中清晨醒來的無比活力與快樂；「旅程記錄」對突破困境的堅忍不拔與抱持希望的深信不悔：

而我的旅程正遠

砂丘間燠熱的幽靈在烈日下埋伏

進行一次又一次的突擊

不斷的高溫和夾雜著飛沙的恫嚇

不斷的我的水份急速的乾涸

不斷的我埋頭看地圖、喝水

想遼闊的天地間

終會出現水井、棕櫚、甜棗的（節錄）

這便是我們的詩人強華！無怪乎溫任本先生要用「元氣淋漓」來形容他，確實貼切。在「禱詞」一詩中，他給予自己最清晰的答案：「我不滿任何人，就像我不滿意自己一樣。／在困苦

的日子裏我欲求最痛快的哭泣。／在舒適的時期裏我欲求最深沉的回想。(略)／讓我能對自己證明：／在那些卑賤的人全酣睡未醒之時，／我仍能保存清醒的靈魂。」「我不滿世界，就像許多人不滿世界一樣。／在工業的區域裏我欲求最明亮的天空。／在天然的國度裏我欲求最科學的思想。(略)／讓我遠離世界的濃濁與油黑的氣層。／我渴於洗清污穢的自我，／並給予自己內心保留全部的清白。」作者總是坦誠的面對自己，反省自己，探索在坎坷的人生路途上該如何跨出下一步。「河想」之二的後記中便是他的自問，並在許多詩篇中給了自己最真實的答案，「詩人」、「最後寫的詩」、「磐石」、「瞎子」、「風雨」等都是作者內心的潺潺水聲，不斷的流出他那「滾動的靈魂可以震撼天地」的交響曲。

除了上述主題嚴肅的作品之外，強華亦有其清新婉約的一面。第三輯「感覺一二」與第四輯「西瑪戀歌」收有不少溫馨美麗的詩篇：「秋景」、「雨後」、「清晨」寫即興的感覺；「想念」與「懷人——致T」寫感情，淡淡的語調別有深意，如後



，或直接或間接的指控責難，手法含蓄而不失嚴厲。反觀後半期（八十三、四年）詩篇，其人生觀逐漸「明朗化」，多少有「見山又是山」的意味，表現於詩中的便是直接的抒情或寫物，很少有艱澀難明的篇幅。當然前後二期的分野並非截然清楚，但略加歸納，可以得到上述的結論。這種逐漸明朗化的表現，技巧是好是壞，恐怕難有定論。適度的晦澀帶來豐富的多義性，適度的明朗不會令讀者迷入五里濃霧。無可否認的，強華顯然偏向後者。一個胸懷坦蕩、豪氣干雲的詩人，下筆必如天河直瀉，洶湧千里。他無暇顧及字句的雕琢與結構的推敲，瞬息便落筆成章。間或過於顯露清淡，韻味不足，確實是所在難免。但對於天才，我們無法苛求。強華的詩風，與其性格相像，直抒胸臆者多，婉轉道來者少。「詩如其人」一語，正適合用在強華身上。

不論是晦澀或明朗，往往只是一種過程或手段，只要不故步自封，適時而用，必能達到良好的效果。而雕琢粉飾，常常是通往深入淺出，粗中見細的必經之路。強華顯然也受其洗禮

。意象的掌握、推展與蛻變無疑是強華的拿手好戲，我們經常被他魔術般的操作所眩亂。「在車站」一詩純粹是一系列意象的排列，層層疊疊，彷彿讀者眼中也塞滿着無數的救火車、巴士、靈車、卡車、垃圾車、計程車、轎車等不同形式用途的機械，一份對物質文明的厭惡便油然而起。在車站舉目所見，不是自然的生命而是沒有生機的文明產物，沈沈的感覺便隨着意象的繁富而結實具體。這種例子在「化裝舞會」裏俯拾皆是，不必多言。

弔詭與反語的運用，也是作者達致冷嘲熱諷效果的一種手法。如「一種預感死亡」：

路旁寂寥的教堂，神父修女們打盹

斷一隻臂的木雕耶穌

「卜」形立着期盼來自遠方的福音

今日的坦克碾過昨日的縱橫橫橫

孩子在夢中啃着以前

香香脆脆的飢餓

彈殼飛落的響聲如狂風驟雨

滋潤乾旱龜裂的土地（節錄）

「卜」形的耶穌期盼「福音」、孩子在夢中暗着「香香脆脆」的飢餓、彈殼如狂風驟雨「滋潤」乾旱龜裂的土地，真是言語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戰爭的可笑與令人反感，便在字裏行間使讀者如身歷其境，心受其害。可惜的是，這種高明的技巧並沒有在作者八十三、四年的中篇佳作，如「廢墟」、「打虎」、「射日」裏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對比襯托的技巧也是作者所擅長的。不只在段落與段落之間形成強烈的對比，如「一種山蝶死亡」與「橋」諸作，甚至行與行之間或句子本身的意象亦有所衝突而產生驚人的效果。

「一種習慣說法」：

例如天冷與冰櫃構造的關係

例如煥發小樹的成長與塑膠花製作的關係

例如木葉蝶與電動玩具的關係（節錄）

「沙之城市」：

比方說「割耳的潮汐沖擊廣場的黃昏」

比方說「一隻螃蟹被海水淹死的事件」（節錄）

自然與文明意象的對立或交錯使用（如「割耳的潮汐」暗喻車聲噪音），強化了二者間的張力，也強調了主題的指向。此外，作者亦精於處理詩中的色彩穿插。「喜悅」一篇使用了許多種顏色，如白的「雪」、「蔚藍的天空」、紅的「太陽」、「紅潤的臉龐」、青青「草地」、「淺紫色的小花」、紅或黃「薔薇」、「綠葉」、「微黃的紙」等，簡直令人眼花撩亂，而詩的主旨：人生的多姿多采與生命力的旺盛便藉此手法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再看「想念」中的三句：「黑髮」、「白髮」、「一叢的黑蘆葦」，「黑髮」、「白髮」令人另想，「黑髮」與「白髮」間，「黑髮」與「白髮」的對照使這份思念愈發深刻具體。何況「她」的白還是晶瑩發亮的那種，可見在「黑蘆葦」中是如何的奪目難忘了。細微之處，也見功夫，強華偶爾能內外兼顧。

由於中國古典文學修養的增進，作者也有數篇作品直接取材古書或引用原句。前者如「打虎」和「射日」，藉武松與后羿的事蹟來表達自身對黑暗的痛恨與光明的嚮往。這類題材是值得深入挖掘的，以古神話、傳說或某一歷史事件為基本模式，進而注予新的闡釋和意義，使之蛻變而產生新的生命力。關於直接引用古籍原文的地方，筆者以為不夠圓融。「還沒有醒來」詩中之「心之憂矣」，「還沒有停泊」之「泛彼柏舟」、  
「如有隱憂」與「微我無酒」，典出詩經鄘風「柏舟」，作者顯然深好此篇，所以一再引用原文。若將用意置於一旁，單論其手法，顯然頗為生硬。「還沒有停泊」共三段，每段以引句開頭，語調的銜接稍弱，而「微我無酒」之「微」是個冷字，古義為「非」，若能避免則最好不用。「風雨」一詩的題目出自詩經鄭風「風雨」，篇末也引了兩句原文：「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此處較為高明，沒有扞格或突兀的感覺。此外如「懷人」中的「一詩人曰：『重回時，也無風雨也無晴。』」除用東坡「定風波」詞「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

晴」句，並文白相雜（「詩人曰」），不無弱失。希望作者多加斟酌，以期收發由心，靈活運用。

正如前面提到，作者八十三、四年的詩風偏向平鋪直敘，運用成功之處省略不談，獨挑去弱點來剖析，我們可以看出不少地方太白太露，有些詩句也不夠精銳。直接用「如」、「像」等明喻，詩的意境與韻味必然受損，讀者一眼看透便沒有餘味回甘。且看「化裝舞會之三」：「紛亂的頭緒，／一如糾纏的滿地電線」，「冷清的酒杯，／一如躺在角落的菸蒂」，「我們離開這裏，／一如微弱的炭火黯然滅去。我們也將歸來，／一如在暗夜中燃燒的炭火。」一首短詩運用四次「一如」，實有得句太易，下筆輕率之嫌。而詩集中之第四、六輯，往往有此弱點。再舉一例，「心裏有一句話」第二段：「命代。關

如果刪第二行「像」與三行「那是」三字，而成：「並靜且凝  
而文字至心裏有一句話」，這就顯出詩的動感與力量了。這  
詩。這臥藏在深遠的洞穴，西瑪圖的詩，這詩的動感與力量了。這  
詩。這臥藏在深遠的洞穴，西瑪圖的詩，這詩的動感與力量了。這

### 在夏日午後疲倦地睡去

如此則不但不會顯得晦澀，更能令讀者發揮想像，推敲欣賞。  
詩原本是凝練的語言，作者若是太過在乎讀者的理解能力而流  
於散文方式的說理、論斷，不只扼殺了作品本身的生命，也令  
讀者無以提高他們的品鑑層次。故要弄技巧手法會淪為雕蟲  
小技，智者不為。但忽略或輕視它們，也是不該。如何在兩個  
極端之間尋覓其平衡點，如何適時的使用，符合題材，令牡丹  
綠葉相得益彰，正是作者所應努力的方向。

詩的動感與力量了。這詩。這臥藏在深遠的洞穴，西瑪圖的詩，這詩的動感與力量了。這

詩的動感與力量了。這詩。這臥藏在深遠的洞穴，西瑪圖的詩，這詩的動感與力量了。這  
詩的動感與力量了。這詩。這臥藏在深遠的洞穴，西瑪圖的詩，這詩的動感與力量了。這

自己，讓作品更上層樓。二十歲出頭只是一個開始，如何自我挑戰，如何推陳出新應是一輩子的事。余光中的不斷蛻變，楊牧最近的詩作另立風格，這些都是前輩詩人的體驗與實踐，其精神是值得敬重和學習的。

有人說：二十五歲以後還寫詩，才能稱之為詩人。也有人說：二十歲以後還沒有歷史感，這個詩人便沒有希望。因此，四年前雖出版一本《煙雨月》，如今又有新作《化裝舞會》，我們深信這只是另一個開始。強華飽滿充沛的生命力，便是我們最佳的依據。筆者不想高捧強華的成就，只是強調過程的重要性與期望他不斷嘗試，對一個不會浮誇自許為天才的詩人來說，這遠比讚美更為實際。筆者僅以朋友的坦白向強華進言。

詩夏日平為強華進言

完成後的詩作，他人如何詮釋，與作者原旨並沒有絕對的關連。能高明的指出原意固佳，若能另賦新意亦未嘗不好。這篇文章是從作品本身去瞭解作者，並對作品的藝術成果做了淺顯的論評。礙於學養不足，行文若有偏失弱缺之處，並請見察。

指正。

刺野華集 ● 刺野華集

BUCKET MEDICAL AND SURVIVAL SURVIVAL

FOR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84.4.9 台北

出版編輯

編輯

印刷：聯合書局

發行：聯合書局

日期：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書名：刺野華

大馬路閱報社文學社叢書①

陳強華詩集 ● 化裝舞會

大馬新聞雜誌文學性叢書 ①

著者：陳強華

初版：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708303 羅惠華

定價：新台幣伍拾元整

馬幣肆元整

在馬聯絡處：

1109, JALAN TUJUH, MACANG BUKK,

BUKIT MERTAJAM, PENANG, MALAYSIA.

陳強華詩集

化裝舞會



诗集

# 化妆舞会

陈强华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mailto: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年9月24日